

亦師亦友

My Siksa-guru and Priya-bandhu

聖 A.C. 巴克替維丹塔·斯瓦米·帕爾佈帕

聖巴克替維丹塔·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
的回憶錄

簡介

這本小冊子是由聖恩聖 A.C.巴克替維丹塔·斯瓦米·帕爾佈帕(Srila A.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最早期的其中一位同遊，聖巴克替維丹塔·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Srila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對他的懷念和感想結集而成。書名的 Siksa-Guru 意指訓示靈性導師，而 Priya Bandhu 則是摯愛密朋。他跟帕爾佈帕聯誼的這些描述，自 1947 年他們首次見面開始，延展已逾半世紀。

聖拿茹阿言很樂意分享這段悠長深厚的關係的記憶，其中摘自多篇非正式會談的記錄和瑪哈茹阿取的講話(星號代表來源不同的資料)。我們也稍為編改他那種常遭誤解的英語。他若以母語印度語來表達這些記憶和感激，那種真心誠意的解說一定更加清晰、詳盡而浩瀚。可惜時機不合。

帕爾佈帕是一位永恆完美(nitya-siddha)的奉獻者。因此，聖帕爾佈帕和聖拿茹阿言這些人類逍遙時光(nara-lila)的描述，只為有助指導他人如何在奎師那(Krsna)知覺中前進，這與物質環境絕無半點關係。

我們誠意希望全球的奉獻者，聽過我們偉大奉獻者靈性導師(mahabhagavanta guru)的追隨者，講述關於他的啟發性回憶之後，能夠從中得到啟蒙。這個謙卑的奉獻若是未能達至最高品質，又或無法正確地呈現聖帕爾佈帕和聖拿茹阿言，我們在此乞求仁慈的偉大奉獻者(Vaisnava)的原諒。我們更深入地探討和榮耀聖帕爾佈帕的超然人格、逍遙時光和齊頌聖名(sankirtana)的使命，祈求我們摯愛的帕爾佈帕會為這份努力感到高興。

編者

註：聖帕爾佈帕畢生曾被冠以多個名字。他父母為他命名為阿拜·查冉拿·戴(Abhaya Caranad Dey)。聖巴克替斯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塔庫爾(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Thakura)為他啟迪時，他成為阿拜·查冉拿溫達·帕爾佈(Abhaya Caranarvinda Prabhu)。然後，在 1939 年，他一眾神兄弟尊稱他為聖巴克替維丹塔(Srila Bhaktivedanta)。在他的居士生涯中，他很多朋友鍾愛地稱他為阿拜·查冉拿溫達·帕爾佈、阿拜·巴布·帕爾佈(Abhaya Babu Prabhu)或帕爾佈(Prabhu)。這些參考資料都記載於《逍遙甘露 Lilamrta》，聖拿茹阿言藉著本書回想當年。1959 年，在聖帕爾佈帕的棄絕啟迪(sannyasa)典禮之中，聖巴克替帕爾甘·凱莎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取(Srila Bhakti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正式賜他名為斯瓦米(Swami)。自此，他稱為聖巴克替維丹塔·斯瓦米(Srila Bhaktivedanta Swami)，其中也包括了瑪哈茹阿取(Maharaja)這個字，作為一個充滿榮譽的名銜。

「斯瓦米」這個字，加上「君」字(斯瓦米君，Swamiji)，其實是表示特別的尊敬和親密性。後來，他的門徒和追隨者稱他為聖帕爾佈帕(奎師那蓮花足的代表)。由於高迪亞廟(Gaudiya

Matha)的奉獻者自個多世紀以來，已慣於稱呼聖薩茹阿斯瓦緹為"聖帕爾佈帕"。為免混淆，聖拿茹阿言在斯瓦米君接受棄絕啟迪之後，一般都稱他為聖巴克替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取或斯瓦米君。

第一章

回憶聖巴克替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取

與聖巴克替帕爾甘·凱莎瓦·瑪哈茹阿取聯誼

我的靈性導師，唵·在維施努的蓮花足·聖巴克替帕爾甘·凱莎瓦·瑪哈茹阿取(Om Visnupada Srila Bhaktiprajnana Kesava Maharaja)時常告訴我有關他值得崇拜的聖足(Pujyapada)神兄弟阿拜·查冉拿溫達·巴克替維丹塔·帕爾佈(Sri Abhaya Caranarvinda Bhaktivedanta Prabhu)的事。在他成為棄絕者以前，我們鍾愛地稱他為阿拜·查冉拿溫達·帕爾佈(Abhaya Caranarvinda Prabhu)或帕爾佈。我的靈性導師時常告訴我，這位神兄弟跟聖薩茹阿斯瓦緹自此以來如何親愛。他向我闡釋，他們的聖帕爾佈帕一直器重和親密地看待阿拜·帕爾佈，又要他為《和諧主義者(Harmonist)》和其他刊物撰文。他們的靈性導師更特別命他以英語傳教，並將這種知識廣泛傳到西方國家。

據我的靈性導師說，阿拜·帕爾佈是個非常偉大的人物，極為擅於提出邏輯性論點(yukti-vadi)，經常大膽敢言(nirvika)，是個大無懼的真理(satya)傳教者。我多次從我靈性導師和其他人口中聽過他的事。我聽聞他怎樣是靈性導師如此親密的朋友，如此卓越的作家，如此誠懇和有資格的奉獻者。雖然那時我尚未見過他，但是用耳朵看比用眼睛看，甚至來得更加強勁。

自從他們於1922年在聖巴克替斯丹塔的高迪亞廟的聯誼中相識後，阿拜·帕爾佈便成為靈性導師的摯友。那時他仍是個居士，據說他非常漂亮。1940年，聖薩茹阿斯瓦緹隱跡之後，高迪亞廟有些紛亂。有些人想拘捕部份資深偉大奉獻者，並入稟加爾各答法院。那時，我們的靈性導師稱為貞守生文禱·碧哈茹依(Vinoda-Vihari Brahmachari)，他沒有物資財產(akincana)。他前去阿拉巴的帕爾嘎，在茹帕高迪亞廟(Rupa Gaudiya Matha)待了幾天。阿拜·帕爾佈的家居和生意都在阿拉哈巴，他邀請我們的靈性導師到他家中作客。因此，他們一起住了四、五個月。這段期間，他們變得相當親近。他們經常討論《至尊主之歌(Bhagavad-gita)》和其他很多服務他們的靈性導師(guru-seva)聖帕爾佈帕和他使命的相關題目。(註一)

我的靈性導師在阿拉哈巴跟阿拜·帕爾佈同住的那幾個月，帕爾佈安排了很多傳教活動，遍及整個城市。他從他的藥品事業中培養了無數聯誼，也認識了很多有學問、有品質的人。他也安排我的靈性導師廣泛地講授韋達真理結論(Vedanta)。他們一起擊敗假像宗信徒(mayavadis)，還有其他有影響力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他們表達的真確論點論(siddhanta)使對手留下了正面的印象。因為阿拜·帕爾佈很欣賞這些傳教，他時常對我說：「你的靈性導師很有邏輯性，他是一位如斯偉大的哲學家。正因如此，我為自己挑了一個像你靈性導師那樣的摯友。」(註二)

成立高迪亞維丹塔修會(Gaudiya Vedanta Samiti)

我的靈性導師那時名為值得崇拜的聖足貞守生聖文耨·碧哈茹依·奎緹-茹阿塔(Pujyapada Sri Vinoda-Vihari Brahmachari Krti-Ratha)。奎緹-茹阿塔(Krti-Ratha)之名是指經理中的翹楚，因為他專業地管理高迪亞廟，聖薩茹阿斯瓦緹便賜他這個名字。那是我靈性導師接受棄絕啟迪前的事。他心裡期望展現《終極韋達(Vedanta-sutra)》為奉愛聖典(bhakti-sutra)，並引用《聖典博伽瓦譚(Srimad Bhagavatam)》的詩節(slokas)為證。他經常表示：任何地方若有絲毫假像宗哲學(mayavadism)的徵兆，便無法在此全力傳揚奉愛(bhakti)，所以我們必須根除假像宗。阿拜·帕爾佈亦很喜歡這個想法。他常常說：「我們一定要踢開假像宗。」他倆也有這種見解，因此他們的傳教非常一致。我的靈性導師頒授棄絕啟迪時，會給門徒賜名“巴克替維丹塔”。當他們成立了一個組織時，他們稱那個修會為「高迪亞·維丹塔」，代表維丹塔就是奉愛的意思。



他們的聖帕爾佈帕隱跡之後，在高迪亞廟分崩離析之際，我的靈性導師、阿拜·帕爾佈和拿若譚姆南達貞守生[Narottamananda Brahmachari(後來成為聖巴克替卡瑪拉·瑪度蘇丹·瑪哈茹阿取，Sri Bhaktikamala Madhusudana Maharaja)]，為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創會文件存檔。此事於 1940 年 4 月 7 日(aksaya-triya)在加爾各答一間租來的房子(Bosapada 巷 33/2 號)內完成。(註三)

雖然他們沒有涉及他們靈性導師的組織的內部政治風波中，他們並沒有放棄聖薩茹阿斯瓦緹、他的使命和結論，並希望重新建立他真實無偽的想法和訓示。他們沒有放棄他的高迪亞修會，因此，高迪亞修會創立的廟宇命名為得瓦南達·高迪亞廟(Devananda Gaudiya Matha)，凱莎瓦師·高迪亞廟(Kesavaji Gaudiya Matha)等，還有其他很多高迪亞廟。

我們首次見面

1947 年我在加爾各答作我靈性導師的私人僕人。有一天，高迪亞修會為一間新的分廟舉行開光大典，那是一個大型聚會，很多偉大奉獻者聚首一堂。當時我的靈性導師在授課，一個居士奉獻者從後門進來，靈性導師一看見他便停住了講課，並叫我把他帶到前面來。那個奉獻者謙卑地遲疑著，但我的靈性導師命他一直走到前面來。靈性導師非常尊重他，堅持要他到平臺上，坐在他的旁邊。我向上望著我的靈性導師，默默想著：「這個奉獻者是誰呢？」他甚少會這樣對待他人。後來他告訴我：「這是阿拜·查冉拿溫達·帕爾佈，是我親愛的神兄弟。他是聖薩茹阿斯瓦緹一位非常特別的門徒。他十分謙卑，又有資格，你該留意他，你該細心地聆聽他，你也該服務他。」



那時我會為阿拜·帕爾佈和其他很多資深的偉大奉獻者煮食一早餐、午餐、一切一切。我也

為他們洗衣服和打掃。阿拜·帕爾佈慣常地看著，後來更漸漸喜歡我。他看見我對我靈性導師的服務，顯得非常高興，也問了我很多私人問題—我從那裡來，在甚麼地方及如何加入廟宇。我們一起談話，他滿意我的回答。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也被他深深吸引。自此以後，我就開始以心靈和行動為他服務。

現在細想起來，我是如此幸運，這麼久以前就能夠遇見他、服務他。我們彼此之間感情深厚，以致我無法打開心扉一一說明。他給我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從他第一次見到我，彼此之間已有情誼。他說我們互相分享著「自發愛意」這種超然關係。自始以來，他的聖帕爾佈帕對他已有這種信心和愛，因此，他對我同樣也有愛和祝願。(註四)

他是一個如此強而有力的講者，他的講課最有影響力。朗讀《聖典博伽瓦譚》的翻譯時，他會逐一解釋每個字的意思，隨後再詳細闡明。他的話語非常優美。那時有很多聖薩茹阿斯瓦緹的門徒，如聖施茹達達爾·瑪哈茹阿取(Srila Sridhara Maharaja)，聖提爾塔·瑪哈茹阿取(Srila Tirtha Maharaja)，聖稍爾替·瑪哈茹阿取(Srila Srauti Maharaja)，聖賴尼·瑪哈茹阿取(Srila Naini Maharaja)，聖外刊納斯·瑪哈茹阿取(Srila Vaikanasa Maharaja)，聖舖茹依·瑪哈茹阿取(Srila Puri Maharaja)，聖格依茹依·瑪哈茹阿取(Srila Giri Maharaja)和聖瑪達瓦·瑪哈茹阿取(Srila Madhava Maharaja)等。

這些門徒全都像猛虎和霹靂般，熟知經典結論。他們經常探訪我的靈性導師，我也能夠服務他們。即使阿拜·帕爾佈那時是住在廟外的居士，但是人人都認為他極有資格。他非常大膽敢言，對他確立的結論立場堅定。永遠不會跟任何人妥協—永遠不會。他以包含覺悟的傳教，說服和擊敗所有人。

那段日子，我時常看見他和他的神兄弟聯誼。在他們聚集的所有廟宇，他都有很多深摯的友誼—加爾各答、納瓦島、齊因處爾、阿拉哈巴、孟買和德里。他經常和眾多神兄弟見面，並前往各地廟宇參加慶典和討論，他本著情感交流與人交往。由於他當時仍然是個居士，所以當他的神兄弟聚會時，他會尊敬他們。即使他已婚，所有棄絕者和資深貞守生也非常尊重他，因為他是個淵博學者，強而有力而勇敢的傳教者。所有人都知道他大無畏(abhaya)。(註五)

編輯服務

1953年，我們的雜誌《Gaudiya-patrika》和《Bhagavata-patrika》開始發行。我們的靈性導師要求阿拜·帕爾佈：「我想發行孟加拉語和其他語言，我特別想你撰文。」以前他為《和諧主義者》撰文，現在他繼續撰寫很多優秀文章，《梵歌 Gita》評註等等。他寫得這麼好，人人都讚賞他。那時，他挑戰那些反對純粹奉愛的人，尤其是穆格依使命(Murgi Mission)的信徒。他稱茹阿瑪奎師那·穆格依(Ramakrsna Murgi)為「雞(Murgi)使命」，因為那些成員吃雞肉。事實上，他們吃肉、蛋和其他很多噁心東西。維依威喀南達(Vivekananda)和他的茹阿瑪奎師那使命(Ramakrsna Mission)在當時大行其道。大眾說：「啊！這些是何等高階的奉獻者，整個印度只有他們遵循韋達經典，其他人卻沒有。高迪亞使命和其他人都沒有遵循韋達經典。」

他們因此而著名。阿拜·帕爾佈特別撰寫這篇共有兩部份，關於穆格依信徒的文章。他開始了第一部份，當第二部份也被印行時，所有人都很驚訝，也被說服，極富戲劇性。所有人都要求他撰寫更多這樣的文章，它們帶來宗教組織的改革和印象(samskaras)。

阿拜·帕爾佈後來寫了另一份震撼人心的文章，這次是關於高迪亞修會的一些領袖。那篇文章闡述，修會如何在聖帕爾佈帕隱跡之後分崩離析。居士拋棄髮妻，愛上別人的妻子，別人的妻子又愛上他人。現在，以發展使命為名，有人中飽私囊。至於棄絕者，即使那些曾經追隨他們的帕爾佈帕的人，也興建一些建築物，悉數把所有錢財送往他們以前的家，給他們的兒子，送他們上高中、上大學，或是送他們去英國和美國唸法律及其他科目。

他揭露了這個情況，而第一部份在我們的《Bhagavata-patrika》和《Gaudiya-patrika》發表。整個高迪亞使命立刻掀起一場大風暴。雖然發行的篇幅只得兩頁，信件卻從多間高迪亞廟接踵而至。那就像一場革命。我們的靈性導師和阿拜·帕爾佈悄悄一起談笑著。帕爾佈說：「我們該要發表更多，何不呢？」靈性導師也贊成發表。

然而，很多神兄弟都驚嘆：「啊！凱莎瓦·瑪哈茹阿取，你幹甚麼？印行這些事情？這樣所有人都會知道，全都批評高迪亞修會。這是我們私下的家事。」甚至受人敬仰，值得崇拜的聖足(Pujyapada)聖施茹達達爾·瑪哈茹阿取都被資詢。那時很多神兄弟來到瑪圖茹阿(Mathura)，阿拜·帕爾佈正住在我們這廟裡。聖提爾塔和其他奉獻者問：「你會怎樣做呢？你若是印行這些事情，我們整個組織便會崩潰。」靈性導師和帕爾佈微笑著互問對方：「噢！該怎麼辦呢？」然而，基於眾多神兄弟的要求，他們下了決定，「好吧(Accha)。以後看著辦吧，但是現在我們該服從他們的命令。」



印度當時的總理是茹阿坦·奎師南博士(Dr. Radhakrishnan)。他非常博學，而且英語程度頗高。但他以非常大膽敢言的假像宗信徒聞名於世。他以英語寫了一篇文章，表示靈魂處於奎師那(Krsna)的軀體，那個靈魂就是神，但是奎師那的軀體不是神。他說，就像我們的軀體有別於靈魂，奎師那的軀體和靈魂也有分別。

靈性導師當時不在這裡，但是阿拜·帕爾佈在此。所以他寫了一篇極有力量的文章回應。他強而有力地多番引經據典。他宣稱，「這樣說話的人全是惡棍。資產(deha)和資產擁有者(dehi)兩者之間並無分別。他的所有品質，逍遙時光和名字全是屬超然。誰若欠缺非常純粹和有覺悟的靈性導師，便無法明白這種想法。你沒有靈性導師，獨自閱讀經典(sastra)，就像歌譚姆佛陀(Gautama Buddha)成為虛無主義者(sunyavadi)一樣。你正是這樣。在南印度，你有時會碰到一些非常著名的商羯羅師(Sankaracarya)的教導，但是你仍未讀過《茹阿瑪努佳 Ramanuja》，瑪朵師(Madhvacarya)，采坦亞·瑪哈帕爾佈(Caitanya Mahaprabhu)和基瓦·哥斯瓦米(Jiva Gosvami)——你從沒有讀過《巴拉得瓦·維依達亞布善(Baladeva Vidyabhusana)》。你該試著知道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哲學(acintya-bheda-abheda)是甚麼。別劃分黨派，因為你是印度的權威——總理，你該開明地接納我們。但是你並非宗教權威，你要向我們學習。」

帕爾佈隨後挑戰他，要他當面在任何大型議會中討論這一切題目。他請我把他的文章翻譯成印度語發表，刊登於我們的兩本雜誌內。他也以英語撰文，送往印度國會，致總理先生、尼赫魯(Mr. Nehru)和其他人。他們的秘書將之收下，說：「謝謝。」但是茹阿妲·奎師南博士從沒有接受過該項挑戰。他無言以對，因為帕爾佈的引證全都出自韋達經典、《奧義書(Upanisads)》或其他真實無偽的經典。阿拜·帕爾佈就是一個如斯大膽敢言，強而有力的傳教者。他永不妥協。



聖瓦曼·瑪哈茹阿取(Srila Vamana Maharaja)委任阿拜·帕爾佈為《Gaudiya Patrika》的總編輯(sava-pati)。總編輯是編輯部的最高負責人或主編。我也是印度語《Bhagavata-patrika》的編輯成員，他常常以孟加拉語為這本雜誌供稿。有時候，若他以印度語撰文，我會先編輯再交稿，因為他的母語並非印度語。很多時候，他為《Gaudiya Patrika》以孟加拉語撰文，我再把它們翻譯成印度語刊登於《Bhagavata-patrika》。帕爾佈也精於速記，在未有錄音機的年代，他在我靈性導師和其他資深偉大奉獻者講課時，精確無誤地速記下來，把這些講課記錄在他的筆記本裡。他準確的筆錄也用於《Gaudiya Patrika》的雜誌文章。多年來，阿拜·帕爾佈從不間斷地每月定期為我們的雜誌撰文。部份這些原稿仍然保存在我們廟裡。(註六)



佔西

阿拜·帕爾佈在佔西傳教時，我曾探訪過他兩次。第一次我和一些貞守生乘火車，第二次我和我的靈性導師一起去那裡見他。每一次我們都會逗留四、五天。以前他在當地商務頻繁，也有一些聯繫。有些人有一幢適合建廟的建築物，帕爾佈請我們考慮它為我們其中一個廟址，但是我們的靈性導師並沒準備安頓在此。因為他沒有足夠的貞守生，他也屬意較大的城市，如瑪圖茹阿等等。原本邀請他的那位先生—阿查爾亞(Acarya)·帕爾巴卡爾·米刷(Prabhakara Misra)一成了他的啟迪門徒。我不知道他有否給這個人第二次啟迪(diksa)，但是他接納了此人。我認為他僅只給此人第一次聖名啟迪(hari-nama)而已。阿拜·帕爾佈那時正在翻譯《永恆的采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ṛta)》，這位門徒助他改正他的印度語，因為其中混雜了孟加拉語。

阿拜·帕爾佈留在佔西期間，親自從斑庫爾{鄰近西孟加拉的瑪那婆瑞}帶來一個碩大而極為漂亮的主高讓格·瑪哈帕爾佈(Sri Gauranga Mahāprabhu)的神像(murti)。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有很多神像也在這個地方特別製造。他先訂製那個神像，然後把瑪哈帕爾佈帶到那所廟宇安奉。帕爾佈邀請靈性導師和我們前往參予開光儀式。雖然我們是為了那個慶典而來，但卻始終沒有舉行開光儀式。因為靈性導師和帕爾佈討論過，有關那些贊助者賦予帕爾佈使用廟宇的形

式。他告訴我們，那些贊助者可以踢走他。靈性導師認為，若能有些證明文件便會更好。靈性導師和贊助者進行了討論，在他們所有人面前，他定下了一個條件：「你若是把廟宇交付值得崇拜的聖足，阿拜·查冉拿溫達·巴克替維丹塔·帕爾佈，他便會是此處一切的主人。他會按從我們的師徒傳系(sampradaya)來辦事。」然而，他們的心態卻不一樣，他們才是廟宇的負責人，他卻像是個祭師。於是，帕爾佈和靈性導師便拒絕了他們的條件。

後來，他們把未開光的神像(vigraha)帶來瑪圖茹阿的凱莎瓦·高迪亞廟這裡。帕爾佈在佔西時，已獨自崇拜(puja)神像，只是未正式開光而已。我的靈性導師和我先從佔西乘火車返回瑪圖茹阿。帕爾佈當時沒有跟我們同行，但在數天之後，他帶著神像回來，把祂交給我的靈性導師照料。靈性導師便把那個美麗的神像安奉在我們這間廟裡的祭壇上。今天祂仍然在此接受供奉。

住在聖凱莎瓦·高迪亞廟

1955年，在阿拜·帕爾佈返抵瑪圖茹阿的凱莎瓦·高迪亞廟那天，我的靈性導師和我也在場，我們擁抱他，他也擁抱我們。來此之前，他在阿拉哈巴的帕爾也嘎成功經營他的藥物生意——帕爾也嘎藥品——它相當著名。很多重要人物，如印度首相也是他的顧客。然而，他後來卻必須把它賣掉。稍後，他前往北印度所有主要城市，銷售他自己配方的藥物，例如德里，刊普爾，盧靠，阿嘎爾，佔西，瑪圖茹阿和其他市鎮。那時廟內的一個資深門徒，琨佳·碧哈茹依·帕爾佈(Kunja Bihari Prabhu)，對他特別有奉獻心。他替帕爾佈提著袋子，也在他工作時，把祭餘(prasadam)送過去。

一段時間之後，這份工作也結束了。阿拜·帕爾佈放棄了他在加爾各答的家居生活和所有財產，再來到瑪圖茹阿，但是這次卻是身無分文。他帶著一條蛔蟲療方，逐家商戶求售，但是銷路並不理想。他在雅沐拿河邊的孟加拉河堤附近的胡里華里小巷租了一個房間。我去見他時，他已在此住了三、四天。我直接問他：「帕爾佈，你為何住在這裡呢？」他非常謙卑，不願打擾我們，所以我硬要取去他的行李。我對他說：「我不會讓你去其他地方。我們在這裡。我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們靈性導師的神兄弟，和我們非常親愛。我們要照顧你，我不會讓你離開我們，獨自留在這裡。」就是這樣，我帶著碧哈茹依和其他人，硬是帶走他那幾件器皿，把他帶到我們廟裡住下。

我懇求他：「請留在這裡跟我們一起，閱讀《至尊主之歌(Bhagavad-gita)》和寫作等等。我知道現在你獨力支撐。我想親身服務你。請你永遠住在這裡，我們決不想你離開。」他非常高興。我把我隔壁的房間給他。他的房間在那裡(指著廚房旁邊的一扇門)，而我的房間就在這裡。當時只得兩個房間，他的和我的。那時候，我們凱莎瓦·高迪亞廟內仍未有宿舍。

我們只能為他提供極少設施。因為我們廟裡甚麼也沒有，只得一個舊式洗手間供我們眾人使用。但是我們仍能輕鬆和諧地生活，成就一切。他當時也一無所有，沒有甚麼可以表示「這是屬於我的。」他只得他的軀體和靈魂(atma)——一文一名(paisa)，一無所有。他只得幾本《回歸首神(Back to Godhead)》雜誌，他的《梵歌》和三、四冊孟加拉文的《聖典博伽瓦譚

(Srimad-Bhagavatam)》。這些書籍至今仍然保存於我們的圖書館。他只得這些東西，沒有被舖，沒有額外的箱子或私人財產。

我們給他一個小房間和很多重要書籍。尼星哈·瑪哈茹阿取(Nrsingha Maharaja，他其中一位神兄弟)和我捐贈了一些梵文和孟加拉書籍給他。他開始在此撰寫很多英語翻譯和文章。他留在自己的房間日以繼夜地工作。他經常唱頌主哈茹依聖名(Hari-nama)和靈唱(bhajanas)，歌聲優美。我們不曉得他甚麼時候休息。他僅在早上小睡片刻，但總是徹夜醒著，日間亦然。他對與我們同住這個安排，非常高興。我們的靈性導師獲悉此事時，也很高興。



我們經常請求阿拜·帕爾佈講授《聖典博伽瓦譚》的課。當時，一般都不會有大量聽眾，因為廟內只得我們幾人居住。我們只是剛開始凱莎瓦·高迪亞廟，所以只得五或十個人。然而，在瑪圖茹阿那些階級很高、學問淵博之士會常來聽他講課。我當時在孟加拉和烏塔爾·帕爾達殊的高迪亞廟以靈唱歌者(kirtaniya)見稱，所以我會進行靈唱(kirtan)。帕爾佈會講課，他會字字逐一解釋他說的話。博學的學者也受到他的講經(pravacana)吸引。那時候，他會在傍晚為我們廟內的人講授《永恆的采坦亞經》。他對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和他的逍遙時光，懷著非常深厚的奉愛心。接受棄絕啟迪以後，即使在座幾乎沒有人懂得英語，他也經常以英語講這些課。他說自己正在「練習」。

我們時常一起談笑。我自小已習慣跟所有人開玩笑。即使帕爾佈年紀比我大，資格比我高，他也像朋友般愛護我們，不擺架子(aisvarya)。無論年齡或其他方面，他就如我的靈性導師。他是個深受尊敬和有學問的人。我仍然不知道他為甚麼特別愛我，賜我這麼多恩慈。我一無是處。許多漂亮的偉大奉獻者都擁有上佳的記憶力、一切美德和優秀品質，為何他卻喜歡我呢？我不曉得。某些情況下，他衷心喜歡我，我會誠懇地努力服務他，他被這份愛意控制。

我會跟他開玩笑說：「噢！也許你努力對你的妻兒負責，但是他們卻拒絕你。」他其中一個兒子和他不大咬弦，而另一個就比較幫忙，但卻不想服務他。所以我說：「帕爾佈，何不多點接受我們眾人的服務呢？你不該回去。我會挨家挨戶化緣，為你安排穀米和其他。」我們會一起開著多種玩笑。他笑起來相當甜美。他以一種特別愉悅的方式開玩笑，掛著一個略為淘氣的微笑，就像這樣——(模仿帕爾佈帕的微笑)。他的咀唇稍為掀動，但幅度不大。



阿拜·帕爾佈第一次來瑪圖茹阿和我們同住時，雖然身體不適，但卻卑微地默默忍受。因為他精通醫藥，有需要時，他經常採用自然療法或順勢療法(ayurvedic)而避免對症療法。我有幸得他告訴我：「我對任何醫生都沒有信心。若他們要動手術，我或會死掉。」我對他說，他不會死。他有太多重要的服務要做。他也認同。他非常堅決要履行他靈性導師的訓示，向整個世界傳教。我告訴他，我在瑪圖茹阿認識一個真正的醫生，其他人都被治癒。他讓我帶他去，整個手術我也陪伴在旁。我對提及這些細節有點猶疑，因為聽起來好像我在幫忙他。事

實上，我知道他賜我這種恩慈，容許我像朋友一樣為他貼身服務。

我們經常到彼此的房間互相探望。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哲學，談論《帕爾拉的命題 (Prahlada-caritra)》和《聖典博伽瓦譚》第十卷。我們一起讀過很多那些書籍。他會深入地討論他在《Gaudiya-patrika》的文章。有時他會在我的房間和我靈性導師的門徒談話，一個，兩個，三個，或是五個。也有一些達官貴人前來聽他解說。他們會說：「啊！阿拜·帕爾佈的學識這麼淵博。」人人都榮耀他。

他逐一解釋《聖典博伽瓦譚》的每個字，就像他後來寫書一樣。我們談論時，我並不輕易接納一切。我常發問，問題越來越多。我甚至對我的靈性導師也是一樣。無論他們對我說甚麼，我都接納——但僅以邏輯和韋達證據(sastra-pramana)為本，而非盲從附和。我對他也是這樣。我提出很多問題，有時候聖薩茹阿斯瓦緹的其他門徒會對我不滿，他們說：「去找你的靈性導師。他會滿足你，令你完全止渴。」我想更加深入地探討，若不提出這麼多問題，我不會接受任何論點。我是戰鬥格(ladaka)，以堅定的哲學論點見稱。我耐心地聆聽，卻不會盲目接受。阿拜·帕爾佈亦是一樣，所以他欣賞我這種品質。我的靈性導師跟他都是極有邏輯性的人。他們強而有力地以邏輯解釋一切。



我不曉得斯瓦米君和我的靈性導師討論甚麼特別的題目，因為他們私下一起談話時，我並非常常在房內。聖薩茹阿斯瓦緹的門徒一般也不會公開談論牧牛姑娘(gopis)、牧牛姑娘純粹的愛(gopi-prema)和這一切題目。當時，聖佔拿丹·瑪哈茹阿取(Srila Janardan Maharaja)是例外，我是例外，我的靈性導師有時也會高妙地討論這些題目，但是他總會謹慎行事，不會隨便告訴每個人。斯瓦米君和我二人有很多關於奎師那知覺和高迪亞廟的親密談論，還有其他我不能向外透露的機密話題。



帕爾佈很喜歡烹調美食——非常美味。他要烹調，也要我烹調，再給所有偉大奉獻者享用。應他所求，他和我烹調和供奉很多食物。偶爾他收到款項時，甚至會以新鮮芒果供奉神像，再把這些豐盛的祭餘發給所有貞守生。他常用純正酥油為奎師那烹調。任何時候，不論僅餘幾個盧比，他也有個特別的瓶子盛載煮食用的酥油，他從不用食油。他也會用一、兩隻青椒和薑代替紅椒。他其中一種拿手美食是薑 morabba(以酥油混和糖或 gur 煮碎薑)。帕爾佈非常熱衷於烹調，他經常說，所有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該是為奎師那烹調的專家。



他留在凱莎瓦廟那幾個月，我們都會在每天傍晚，一起進行黃昏燈儀(sandhya-arati)。他經常熟練地擊打密當嘎鼓(mrdanga)，我就敲打小鏡鈸(kartalas)和歌唱。他非常喜歡我的歌聲，時常要我領唱靈唱。有人問我：「為何斯瓦米君不一起唱呢？他也有一副好嗓子。」我回答：「對，

他肯定有。但有時他不會唱。因為他有豐富的奉愛情感，正在飲泣。」就像我聽過的一些錄音帶 — Gauranga bolite habe ...Vande Rupa Sanatanau。

接受棄絕啟迪

1959年，有次我們一起談話。他說：「當我第一次見到聖帕爾佈帕，和當他為我啟迪時，他告訴我，我該以英語在西方傳教。這是他二十年前在加爾各答對我說的。」阿拜·帕爾佈和靈性導師是摯友，同住而服務彼此。他倆都是聰慧的巨人，出身高尚的學者。以往在加爾各答時，聖施茹依達瓦也推薦他接觸我們的靈性導師。所以我現在鼓勵他接受我靈性導師的棄絕啟迪，再到西方傳教。我對他說：「我們會儘力協助你。」

帕爾佈解釋：「聖帕爾佈帕為我啟迪之後，我在《聖典博伽瓦譚》讀到一個詩節：(10.88.8) yasyaham anugrhnami harisye tad-dhannam sanaih tato dhanam tyajanty asya svajana dukkha-dukkhitam。『我若是特別喜歡某人，便會逐漸取去他的財富。親朋好友也會離棄這個一貧如洗的人。這樣他便會歷盡傷痛。誰若托庇奎師那，接受祂的恩慈，奎師那便會取去他的所有。讓他成為一個街頭乞丐。這樣他必須不斷飲泣。』當我讀到這裡，我害怕會成為一個乞丐。但是我從來沒有停止我的唸誦，憶念和奉愛服務。這就是我失去財富的原因。雖然我試圖避免，我為賺取財富所做的一切最終都一敗塗地。」

他以往是孟加拉化工的經理，由於成績斐然，他便自立門戶，但是問題卻接踵而至。他來到阿拉哈巴管理一家很大的商店，一段時間之後，卻又陷入困境。他再做點生意，但奎師那卻不容許。然後他來到這裡，我們可以並肩而坐。有一次他說：「我害怕的終於來到眼前了。現在我明白我無法成功做好這些事。」我回答：「別再幹這些吧！你不是一個跟世間俗務打交道的人。奎師那和你的靈性導師要你在西方國家傳教。你有這個重任要做。你如此有資格。」我們友愛地一起笑說這林林種種。

後來，當我們的靈性導師從納瓦島來到，我告訴他：「阿拜·查冉拿溫達·帕爾佈是你的朋友，因為你較年長，他會服從你。」靈性導師是個棄絕者而帕爾佈是個居士(grhastha-vesa)。早前，當我寫信告訴他，值得崇拜的阿拜·查冉拿溫達·帕爾佈在這裡跟我們同住。他對我說：「他是我的摯友。你該非常尊重他和提供他想要的一切設施。」我在1947年已認識他，我知道他資格有多高。即使他是居士，聖施茹依達瓦，聖稍爾替和靈性導師一直極之敬重他，聆聽他。因此，這時我請求靈性導師向他施壓，使他接受棄絕啟迪。靈性導師把他召來，對他說：「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和其他所有男孩都鼓勵你接受棄絕啟迪，我也支持這個想法。別再遲疑了，接受棄絕啟迪吧。你如此有資格，請你現在接受棄絕啟迪吧。這是非常有福的。」(註七)



因此，阿拜·帕爾佈答應接受棄絕啟迪，翌日便舉行儀式。那天正是吉祥的 Visvarupa-mahotsava。帕爾佈問我：「我該怎樣準備？」我告訴他：「別擔心，我會安排一切。」

因此，我親手準備棄絕者下裳(bahir-vesa)、外面的覆布(uttariya)和聖杖(danda)。我教他怎樣穿戴這一切，然後進行火祭(yajna)。無物質欲望(Akincana)的奎師那達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取(Krsnadasa Babaji Maharaja)來到、貞守生色薩沙儀(Sesasayi Brahmachari)、碧哈茹依、帕茹依佳塔克·瑪哈茹阿取(Parijataka Maharaja)和其他很多人也在場。現今，這些奉獻者大都已经隱跡了。薩拿坦·帕爾佈(Sanatana Prabhu)和斯瓦米君一起接受棄絕啟迪，成為巴克替維丹塔·穆尼·瑪哈茹阿取(Bhaktivedanta Muni Maharaja)。他時年九十，對斯瓦米君說：「你若是答應接受棄絕啟迪，我也會答應。」他也離開了，加入了永久服務奎師那的行列。

我唸誦祭祀曼陀(Yajna-mantra)和進行儀式。奎師那達薩—帕爾佈的親密神兄弟和朋友一唱頌「哈瑞·奎師那，哈瑞·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哈瑞·哈瑞；哈瑞·茹阿瑪，哈瑞·茹阿瑪，茹阿瑪·茹阿瑪，哈瑞·哈瑞。(Hare Krsna, Hare Krsna, Krsna Krs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他以最甜美深摯的方式，從早上8時一直唸誦至下午3時。斯瓦米君要求僅是唱頌主奎師那的聖名(Krsna-nama)—哈瑞·奎師那—瑪哈曼陀(Maha-mantra)的靈唱。我的靈性導師便給他棄絕曼陀(sannyasa-mantra)。

聖凱莎瓦賜給阿拜·帕爾佈的棄絕者名字是「斯瓦米」。那是真實無偽的棄絕者名字之一，是「控制者」和「主人」的意思。「斯瓦米」這個名字恰到好處。由於聖斯瓦米對他的靈性導師如此堅定，又有信心，他成了控制者，控制很多、很多微靈(jives)的心。因此，我們深情地稱他為「斯瓦米」—完全不是一般的稱呼，而是表現了至高無上的欽佩和敬意。「巴克替斯丹塔」這個名銜是他在加爾各答時，由神兄弟所賜。「瑪哈茹阿取」是處於棄絕階層的人正式的結尾名字。

典禮之後，靈性導師請聖斯瓦米致詞。雖然與會者幾乎無一懂英語，他卻以英語致詞。他解釋，他剛好就在此時此刻，想起他靈性導師的特別訓示，要他以英語傳教。他說：「我的神兄弟—聖巴克替帕爾甘·凱莎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取—賜我棄絕啟迪，我感到十分幸運。我很久以前便認識他，他是我的密友。他是我們的宇宙靈性導師(Jagad-guru)聖巴克替斯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塔庫爾的一個真實無偽的門徒。他仁慈地賜我這個棄絕啟迪。聖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和聖穆尼·瑪哈茹阿取也啟發我這樣做。棄絕階層是指四處傳揚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的使命。我的靈性導師命我到西方國家以英語傳教。因此，我以英語撰文著書。我向奎師那、靈性導師和所有偉大奉獻者祈求賜我力量，把這個使命傳遍整個世界。」



他的演說和典禮記述的節錄，已刊登在我們《Bhagavata-patrika》的一篇消息通訊內。我們靈性導師坐在聖斯瓦米和聖穆尼中央的那幅著名照片也在當天拍攝。一位以往頗為富裕並資助我們建廟的奉獻者—碧哈茹依—高興地捐出他儲起的五仙，那是當時請攝影師拍攝一幅照片的費用。因此，今天我們所有人都能榮耀這幅棄絕者的人像照。

能夠參與協助聖斯瓦米接受棄絕啟迪是我們的榮幸。典禮結束後三天，奎師那達薩和聖斯瓦米一同居於他的房間。他們彼此特別密切和信任。其後，斯瓦米君前往阿嘎爾，在一個他創

立的節目中傳教。他經常多方服務靈性導師而來來去去。在往後五年，我們仍然為他保留著房間。他在瑪圖茹阿這裡，寫了部份的《簡易的星際旅程(Easy Journey to Other Planets)》。他有三冊《至尊主之歌》仍未付印，所以在凱莎瓦·高迪亞廟這裡，他繼續寫作和編輯。手稿後來被送交德里的出版社，逐步發行。他也寫了《回歸神首》和其他著作。也許他以往在加爾各答和阿拉哈巴已經翻譯了部份，但是在此較易集中精神，因此能夠完成更多。



有些人不認為接受棄絕啟迪是非常珍貴而重要。事實上，那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聖斯瓦米若是沒有接受棄絕啟迪，也許便不能完成他在西方國家所做的事。聖斯瓦米本人在他的著作解釋，接受棄絕啟迪對傳教有利。在印度每個人都榮耀棄絕者。處於棄絕階層要放棄某些東西，卻得到一切。正如《聖典博伽瓦譚》闡述一樣：mukunda-sava-vrata。棄絕者心想：「我只愛奎師那和施茹依瑪緹·茹阿妲冉妮(Srimati Radharani)。我對其他一無所知。」聖茹帕·哥斯瓦米(Srila Rupa Gosvami)、聖茹阿棍納·達薩·哥斯瓦米(Srila Raghunatha dasa Goswami)和其他所有哥斯瓦米竭力要給我們的棄絕曼陀，是非常有助於獲得奎師那純粹的愛(Krsna-prema)。我認為它比所有最超凡的更加優越。它是主要的品質(svarupa-laksana)。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為了賜予純粹的愛而來，它非常重要。別以為這點不重要。

在茹阿妲達·莫達爾廟(Radha-Damodara Mandira)

以棄絕階層來說，我們是神兄弟。我比他早接受棄絕啟迪，我在1954年，而他在1959年才接受棄絕啟迪。然而，我一直認為他比我高階，視他為我的訓示靈性導師。但斯瓦米君從不視我為門徒，反而像個摯友。我們一起唸誦、憶念、唱誦靈唱，有時候我們一起做烤餅(capatis)，他讓我跟他坐在同一張椅子上。他捲餅，我放到火裡烤，然後我們一起供奉。

我們會一起坐在同一張床。有一次我去探訪他，把我的披肩(cadara)給他，因為他床上沒有披肩，只得一張破毯子，牆壁也垮掉，但他毫不在意，完全沉醉於他的靈修(bhajana)和服務(seva)。他在最神聖的聖地(tirtha)上，在那個靈修間(kutira)做苦行(tapasya)和修習(sadhana)。有幸能在茹阿妲·達莫達爾廟跟他聯誼，我感到幸運。(註八)

在茹阿妲·達莫達爾 Radha-Damodara 那幾年，他埋首翻譯和撰寫《聖典博伽瓦譚》的要旨。每次我拜訪他時，都會儘量提供協助。那段日子，我正在編輯《Bhagavata-patrika》，以致忙得不可開交。我們常常在他那間細小的靈修間聯誼。有時我們跟茹阿妲·達莫達爾的哥斯瓦米一起享用祭餘。我們也進行茹阿妲·達莫達爾朝聖(parikrama)，一起前行，並向聖薩茹阿斯瓦緹、聖基瓦、聖奎師那達薩·喀維依茹阿取·哥斯瓦米(Srila Krsnadasa Kaviraja Gosvami)、特別是聖茹帕的墓塚(samadhis)頂拜。

從最初開始，他就有堅定的決心(sankalpata)前往西方。他長久以來都培養這個想法。聖薩茹阿斯瓦緹要求他在那裡傳教。即使在接受棄絕啟迪之前，他都全然承諾前往西方國家傳教。正因如此，他翻譯《至尊主之歌》和以英語著書。他懷著堅定的決心，特別為此完成所有這

些著作。他住在茹阿妲·達莫達爾廟那間小靈修間時，沒有金錢或設施，但是從不感到前路茫茫。他一直認為要到西方傳教，不管怎樣，自有安排。他祈求茹阿妲·達莫達爾和所有典範師，把他帶到西方。那時，他告訴我們幾件特別的事情，他的靈性導師、他崇拜的茹阿妲·達莫達爾、聖茹帕和聖基瓦和其他人都賜他勇氣和方向，以能執行他的使命。



準備工作和前往美國

聖斯瓦米前往美國之前，在德里也曾渡過一段日子。他在那裡印刷和派發書籍。他出版了三冊《聖典博伽瓦譚》。我到過那裡幾次，跟他一起，我們一起住在他在齊琵瓦達的茹阿妲·奎師那廟的房間。他在德里積極傳教。無論他去那裡，都向大眾傳教。他對遇見的每個人講述茹阿妲·奎師那 Radha-Krsna 和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的使命。他也把我帶在身邊。當他身在美国，他寫信鼓勵我，繼續向他在德里培育的人傳教。(註九)

當斯瓦米君快要前往美國時，他向我講述他行程計劃的一切細節。他告訴我如何在孟買獲贈船票，得以乘坐貨輪橫渡大西洋前往波士頓。他解說他的路線和抵步後的計劃。他有極大的信心和謹慎的傳教策略。他的目標是在西方(videsa)國家建立一間偉大奉獻者學院和宿舍。他表示，即使新生覺得初期一定要喝酒吃肉，他也會儘力而為，開展他們的奎師那知覺，由此表現出他對聖名的不凡信心。他幾次叫我跟他一起。我懇求他，未得到我靈性導師的批准，我不能去，因為他親自命令我管理瑪圖茹阿的廟宇。

一天他向我宣佈：「現在時機成熟，我要走了。」他前往加爾各答港，也去了瑪亞普爾。我去跟他道別，把他的足下塵土放在我頭上。他離開之前，要求我定期跟他通信，我們也真的這樣做。以後幾年，我們寫了很多信件，其中幾封刊登在《聖帕爾佈帕來自美國的信件(Srila Prabhupad's Letters from America)》這本小冊子。可惜他寄給我的其他信件，大部份已被借去，仍未歸還。(註十)

後來，他寫信給我，要我把他留在瑪圖茹阿的書籍寄給他。眾多厚厚的書籍都放在他的書櫃(almira)內，全都已經封塵。我用了一整天時間清理，把他的書籍裝成數箱，然後，我們把那些書籍航運到紐約。當我們到訪他在洛杉磯廟內的房間時，看見其中很多書籍仍舊放在他的書架上，我非常感動。我懷著信心努力履行他在信中要求我做的所有服務。(註十一)



回到印度

當他在1967年回到印度，我跟他和他的門徒奎爾坦南達·達薩(Kirtanananda dasa)在德里機場見面。他在他的電報內指示我這樣做。(註十二)他告訴我很多奇妙的事情，和他在美國傳

教的細節，還有奇蹟一般的結局等等。他謙卑地覺得，這全是靈性導師的恩慈，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及其同遊的願望。他告訴我其中一件特別的事，就是當他第一次在紐約唐健士廣場公園唸誦哈瑞·奎師那-瑪哈曼陀吟，他如何唸誦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幾個小時)。他告訴我他如何閉上眼睛，只是深深地聆聽和完全仰賴那種恩慈。

我們留在德里，齊毘瓦達的茹阿坦·奎師那廟七天。因為斯瓦米君不時感到不適，他派我和奎爾坦南達·達薩代表他出席他的傳教節目。他常常鼓勵我們強而有力地傳教。他希望每個人也看到他的西方偉大奉獻者，所以他帶著我們跟他在德里認識的人唸誦和傳教。

幾個星期之後，斯瓦米君的另一個門徒，阿秋塔南達·帕爾佈(Acyutananda Prabhu)來到溫達文(Vrndavana)。因為他是斯瓦米君的門徒，所以我跟他們坐在一起，榮耀他們準備的祭餘。所有階級的哥斯瓦米，還有斯瓦米君極大多數神兄弟，從不享用任何由奎爾坦南達·達薩和阿秋塔南達·帕爾佈為他們奉上的祭餘，甚至是食水。他們的理由是，那些奉獻者是西方人士，以前都曾吃肉。我反對這個做法，還鼓勵其他人視斯瓦米君的門徒為真實無偽。我解釋，斯瓦米君向外國人傳教的方式，完全是權威性的，並直接歸入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和我們靈性導師的傳系(guru-varga)。我認為印度大多數的偉大奉獻者，現在都接受了這一點。



1967年，他第一次重返印度時，曾來探訪我的靈性導師—他的棄絕啟迪靈性導師—聖凱莎瓦。那時，我的靈性導師身體虛弱，正在加爾各答附近的齊因蘇爾臥床休息。他們當時進行了一次機密訪談。那是他們最後一次一起在這個世界上。我的靈性導師對斯瓦米為他們的聖帕爾佈帕所作的奉愛服務非常高興。他對斯瓦米君的傳教極為欣賞和榮耀，並承諾要配合傳教工作。他們也商量，由我的靈性導師協助安排募捐一塊土地，作為斯瓦米君將來在瑪亞普爾建廟之用。聖崔維依康爾姆·瑪哈茹阿取(Srila Trivikrama Maharaja)和聖瓦曼當時也在場。(註十三)



1968年，我們的靈性導師聖凱莎瓦從這個世界隱跡之後，聖斯瓦米和他的門徒給我們發了一封弔唁電報。他也給納瓦島的聖崔維依康爾姆寄了一封長信。他在西雅圖和華盛頓講授了有關於我們靈性導師的一堂課，描述他為斯瓦米君頒授棄絕啟迪的歷史。他寫下了對他有多欽佩、深情和榮耀。現在他如何進入了奎師那的居所。後來，我們從他的一些門徒口中得知，當他收到電報，得悉我們的靈性導師進入了永恆的逍遙時光(nitya-lila)時，也不禁淚灑當場。(註十四)

聖斯瓦米寄給聖崔維依康爾姆的一封信中，向他要一幅聖凱莎瓦的照片。他想把它放在西方廟宇的祭壇上。斯瓦米君也來信請我把我們靈性導師的一幅照片寄往美國給他。我記得他在一封信中請求：「請寄給我一幅你的靈性導師的照片，那麼我便可以畫一幅畫像，跟我們的師徒傳系一併陳列於我們所有的廟宇內。」(註十五)然而，我們卻無法安排，但是我知道，我

若能做得到的話，他也會用那張照片。

在印度傳教

1969年，斯瓦米君再次來到納瓦島，和一大群門徒在我們的得瓦南達·高迪亞廟留了一、兩個星期。尼琨取貞守生(Nikunja Brahmachari)和其他人協助為每個人安排住宿、特別祭餘、蚊帳和其他所有安排。斯瓦米君在瑪亞普爾四處尋找土地。他想在此興建修院(asrama)和廟宇(mandira)，但是納瓦島的居民告訴他，他該在納瓦島市建廟。他們說瑪哈帕爾佈的出生地是當地的帕爾齊因·瑪亞普爾，並儘力說服他在此建廟。但他下定決心：「不，我不會這樣做。我會把它建在聖帕爾佈帕那邊。」[聖巴克替文耨·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越過納瓦島市，在恆河東岸建立了瑪亞普爾和尤嘎毘(Yogapitha)]。那時正值雨季。四周也遭水淹。縱使如此，他也到恆河另一邊安排購置土地。



有一次，他在瑪亞普爾的一些神兄弟建議，他不該容許自己被稱為「聖帕爾佈帕」。他們也擔心他並非傳揚最純粹的奉愛準則，反而會為了遷就西方人士，而修改高迪亞修會的嚴謹程序。他們表示，在斯瓦米君隱跡以後，他的使命也許不能再維持真實無偽。他的門徒會糟蹋奉愛文化。我維護他說：「我不相信此事。他沒有教授任何新論點。他以英語傳揚我們一貫的使命，無遠匱界，舊酒新瓶而已。沒甚麼創新論調，我也看不見有任何不是之處。他極佳地四處傳揚聖巴克替斯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和聖巴克替文耨·塔庫爾的使命。我認為他的門徒若是真正追隨靈性導師和奉獻者(guru-bhakta)，便會延續他的傳系。我不相信只是由於他開明而革命性地傳教，便會釀成問題。他正卓越地執行他靈性導師的命令。」

我也解釋：「他們或稱他們的靈性導師為『帕爾佈帕』或『唵·維施努帕(Om Visnupada)』。我認為，在將來，聖巴克替斯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帕爾佈帕的傳系中，或會有更多門徒，也稱另一位有資格的靈性導師為『聖帕爾佈帕』，因為這是經典所容。聖巴克替斯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塔庫爾·帕爾佈帕的門徒之中，同意不用這個名字的人，大可繼續維持承諾。由於他的高層次奉愛和巡迴世界傳教，由於他們對他的奉愛心，若斯瓦米君的門徒稱他為『聖帕爾佈帕』，這也不礙事。若是你想藉此排斥他，我不同意。」聖施茹依達瓦，我本人，和其他幾個人已向其他奉獻者解釋此事，尤其是和他們多位私下談過。

有幾次，他在瑪圖茹阿的神兄弟直接問斯瓦米君，為何順應他的門徒，接受「聖帕爾佈帕」這個名字。有一次，我們聽過他這樣解釋。他謙卑地說：「當聖巴克替斯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塔庫爾離開這個世界，他部份神兄弟繼承他的使命，所有一切，包括他的名字，如『唵·維施努帕』，『至尊天鵝(Paramahansa)』，『聖恩(His Divine)』等等，僅餘給我的只有我的『帕爾佈帕』。他是我的『主人』，我一直在他的腳下(pada)。他的雙足是我唯一的財產和庇蔭。所以，後來我的年輕奉獻者開始這樣稱呼我，我覺得這是真的。任何人若是稱呼我為『聖帕爾佈帕』，我只會記起我靈性導師的蓮花足，還有我怎樣身處其中。其他人若是認為我作了冒犯或是驕傲，我請求他們接納我的想法。」



往後數年，即 1970-1977，我四處傳教，一直走遍整個印度和孟加拉。因為我們的靈性導師已從這個世界隱跡，我得非常忙碌地管理我們廟裡的一切事務。那幾年來，他也非常忙碌，一直走遍整個世界。所以聖斯瓦米和我無法安排見面。可惜我不能出席奎師那·巴拉茹阿姆廟 (Krsna-Balarama Mandira) 的開幕典禮。它於 1975 年建成。時約三、四月份的主高茹阿顯現日 (Gaura Purnima)。他邀請了我，但是我不在瑪圖茹阿。因為我在納瓦島非常忙碌。那幾年我並不定期去瑪圖茹阿，所以他沒有回來探訪我們的廟。那時我若是多留一段日子，我便會邀請他來，他也會來的。早期，我們很多人想直接協助他，但是時機仍未成熟。那時我們只得幾個人住在廟裡，全都忙於在印度傳教。我們傳教不比他多，但是我們也很忙碌。我的靈性導師命令我做相當的服務。每個門徒自然而然地認為他的靈性導師正在傳教，他該努力協助。每個門徒對自己的靈性導師都有這樣的想法。斯瓦米君忙於大事務，我們也忙於小事務，但是全都忙於服務靈性導師和主高讓格。我那時無法前往西方直接幫助他。

早期的另一個困難是，大多數奉獻者只是略懂英語，尤其是口語。因此，雖然有些人對奉愛非常堅定，他們也無法跟西方人士會面和溝通。那時，有些高階奉獻者並沒有向外展示他們那麼高資格。我知道約有十位或以上的印度奉獻者，包括斯瓦米君的一些神兄弟和其他由他們啟迪的人，在 ISKCON 初成立之時，來到印度這裡服務他。奎師那達薩、迪拿班杜·巴巴君·瑪哈茹阿取 (Dinabandhu Babaji Maharaja)、哥瓦爾丹·帕爾佈 (Govardhana Prabhu)、奧茹依薩的阿南達·帕爾佈 (Ananda Prabhu)，和其他幾個人都來了。但是他們都不懂英語，他們看來毫不起眼，所以幾乎沒有任何西方人士明白他們的本質。現在幾乎每個人都能夠說英語，但當時卻不然。雖然我們不能親身加入斯瓦米君，但是他非常光榮地傳教，我們很多人也感到非常高興和驕傲。若是認為我們全非他的朋友或祝願者，這想法並不正確。

聖斯瓦米為阿秋塔南達·帕爾佈安排，來和我們一起住在我們廟裡。他先到瑪圖茹阿住了一段日子。他也和聖施茹依達瓦住在納瓦島的主采坦亞·薩茹阿斯瓦緹廟 (Sri Caitanya Sarasvata Matha)。他在此研習高迪亞典範師的歌曲。斯瓦米君也請我帶領奎爾坦南達·達薩。當他們第一次到印度時，斯瓦米君想他和我們的貞守生一起傳教，這樣他便可以聆聽我們。我們在德里，也在瑪圖茹阿這裡和奎爾坦南達·達薩聯誼，但是他不久之後便回到西方。後來，我們也安排我的神兄弟一色薩沙爾一講授高迪亞靈修的課。斯瓦米君每星期兩，三次為他遣來自己的紅車子，稍作逗留，為奉獻者錄音。

第二章 聖帕爾佈帕的隱跡

聖帕爾佈帕想去哥瓦爾丹

節錄自 1993 年在瑪圖茹阿的講課

在他最後的日子，斯瓦米君要求所有奉獻者：「帶我去哥瓦爾丹吧。我現在就想去。我不想坐車。我想坐牛車，就像南達爸爸(Nanda Baba)，雅首妲媽(Yasodamaiya)，像所有巴爾取居民(Vraja-vasis)，像牧牛姑娘(gopis)一樣。」他冀盼這個時機。我知道這個事實，但是他無法前往。事實上，他的靈魂和靈性軀體已去了該處。他追隨那些與生俱來對奎師那有自發性依附的溫達文永久居民(tadanuragi-jananugami)《教誨的甘露(Nectar of Instruction)第八節》、和聖茹柏、薩拿坦、茹阿棍納一直在此。因此，這是他的遺願。

斯瓦米君表達他真正的意願：「哥瓦爾丹，請賜我一處靠近你的居所吧。」斯瓦米君特別希望去哥瓦爾丹。整個巴爾取區域(Vraja-mandala)之中，以哥樓克(goloka)最好。因為哥樓克是奎師那誕自雅首妲腹中之地，是祂上演童年逍遙時光的地方。哥樓克有大量牛隻、牧牛姑娘和牧牛童(gopas)，而奎師那就是主要的牧牛童。祂住在哥瓦爾丹，其中包括南達村(Nandagaon)，瓦散拿(Varsana)，美景森林(Kamyavana)和溫達文。整個哥樓克之中，以溫達文最好。整個溫達文之中，以哥瓦爾丹最好。整個哥瓦爾丹之中，以兩隻眼睛，茹阿妲湖(Radha-kunda)和夏姆湖(Syama-kunda)最好。聖茹阿妲·奎師那(Radha Krsna)最甜蜜，最迷人的逍遙時光在此發生。斯瓦米君想要去哥瓦爾丹，因為祂們所有最好的逍遙時光都在此上演。茹阿薩之舞(rasa-lila)在此以獨特方式上演。那麼多引人入勝的奎師那逍遙(krsna-lila)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Giriraja Govardhana)進行。奉獻者祈求：「唏！高山之王，請實現我的欲望，讓我見證這些逍遙時光吧！」

聖斯瓦米和我都心存相同想法，想去哥瓦爾丹。他生命中最理想和主要的欲望，正是把這種純粹的愛賜給世界各地，但是他先要耗時良久，傳揚規範奉愛(vaidhi-bhakti)，斬除無神論和假像宗的叢林。他希望完全翻譯《聖典博伽瓦譚》，尤其是詳細描述第十卷所記載的逍遙時光。但是至尊主不同意，祂把他召回祂的永恆逍遙時光。也許奎師那再也不想祂和祂分開。因此，藉由至尊主把他召回哥樓克·溫達文的哥瓦爾丹，斯瓦米君想去哥瓦爾丹的欲望得以實現。

哥瓦爾丹是我們的重要庇蔭。因為純粹狂喜愛意的靈性極樂(prema-bhava)在此至為高妙。斯瓦米君前來享受奎師那純粹愛意(krsna-prema)的極點，並把它分派給這個世界的居民。因此，正如聖茹帕、聖巴克替文耨、聖薩茹阿斯瓦緹和我們自己德高望重的靈性導師，聖凱莎瓦，聖斯瓦米也想得到靠近哥瓦爾丹的居所。對修習者(sadhakas)和完美者(siddhas)兩者而言，哥瓦爾丹是巴爾取最好的地方。缺乏純粹愛意的修習者若是在此靈修，便會得到純粹的愛。若是完美奉獻者前往該處，便會享受到茹阿妲·奎師那的永恆逍遙時光，也有幸謹見最高靈性極樂(mahabhava)，那是茹阿妲·奎師那最親愛的，他本人也渴望得到。

那些最聰敏的人想要服務神聖愛侶，即是在茹阿妲聖湖岸邊的聖茹阿妲和奎師那。斯瓦米君

在他的《教誨的甘露(Sri Upadesamrta)》中解釋這點。這種奉獻者想要在此，他們的肉身若是不能在此，也能夠以思想和內心居於該處。那些一直這樣做的奉獻者，好像聖茹阿棍納、聖茹柏、聖基瓦、聖哥袍·巴塔·哥斯瓦米(Srila Gopala Bhatta Gosvami)、聖茹阿棍納·巴塔(Srila Raghunatha Bhatta)、聖奎師那達薩，他們在此全都擁有永久席位。你去過該處嗎？你若是和任何高階進步奉獻者前往該處，你或有所見。一切也在其中。潘達瓦五兄弟 Pandavas 和朵爾帕娣(Draupadi)也在此處。他們在此崇拜(aradhana)牧牛姑娘。那些一直以他們的靈性軀體長居此地的人，在茹柏·曼佳茹依(Rupa-manjari)和茹名媿·曼佳茹依(Rati-manjari)的指引下，他們至高無上。我們想追隨他們。這是聖茹柏和茹阿棍納達薩的心緒，也是斯瓦米君的心緒。

事實上，這是聖斯瓦米的至高榮耀。任何人若是不明白這種榮耀，也屬不幸。因為他並非實際地接觸斯瓦米君的榮耀。這種人無法正確榮耀他。每個人都必須因這些高級品質而欣賞他，尤其是描述他對施茹依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的最高愛意和情感。我們不該期望所有的高階奉獻者(uttama-bhagavatas)，下降到初階奉獻者(kanistha-adhikaris)的程度。我知道斯瓦米君想永遠在哥瓦爾丹服務，他的確覺悟了聖茹柏這首詩《教誨的甘露》。

在他最後的日子探訪他

聖斯瓦米病得很重。我們的蘇刊南達·帕爾佈(Sukhananda Prabhu)用恆河水(Ganga-jala)為他進行自然療法按摩。在他最後一次遠赴英倫之前，這些對他都有幫助。蘇卡南達來了溫達文兩星期，每天早上和傍晚為他按摩兩小時。我們有時也會探訪斯瓦米君，跟他談話。有一次，我們到達時，他已有多天幾乎沒有進食，甚至滴水不沾。然而，他仍然深情地問候我們。同時，好像他平常對所有人一樣，他關愛地為我們奉上他門徒準備和供奉的豐盛祭餘。他讚嘆他的年青學生，如何美妙地努力服務他們的靈性導師和奎師那。即使他本身已很久全未進食，他仍然關心和憐愛地看著我們所有人享用祭餘，直至我們心滿意足為止。



一些神兄弟和同遊到他的房間探訪他。這時，無物質欲望的聖班·瑪哈茹阿取(Srila Bana Maharaja)、聖巴克替·普爾莫·舖茹依·瑪哈茹阿取(Srila Bhakti Promoda Puri Maharaja)、聖巴克替維丹塔·舖茹依·瑪哈茹阿取(Srila B.V. Puri Maharaja)、印都帕替·帕爾佈[(Indupati Prabhu)，來自聖瑪達瓦·瑪哈茹阿取(Srila Madhava Maharaja)的廟]、阿南達·帕爾佈(Ananda Prabhu)和其他很多奉獻者也來探望他。我們也和我們的貞守生來過幾次---色薩沙爾、蘇卡南達和沛爾瑪南達·帕爾佈(Premananda Prabhu)，偶爾是與其他人同行。這些不同的對話有部份都有錄音，但是多為孟加拉語和印度語。

剛在十月上旬喀爾提克(Karttika)月份之前，正當我們每年一度的巴爾取聖地朝聖(parikrama)快要開始之際，聖斯瓦米召喚我。他要求他的資深棄絕者和很多其他人：「我想見拿茹阿言。」他們驅車到來，要求我：「聖帕爾佈帕想(見)你，所以請你現在過去。」我們當時正為我們的朝聖隊伍講授晚課，但是我也立即前去。(註十六)

當我抵達他在奎師那·巴拉茹阿姆廟的房間時，他頗為安靜。一些男孩在唱頌哈瑞·奎師那—瑪哈曼陀—一些棄絕者和其他門徒默不作聲。過了一會，他張開眼睛，以眼神示意我走近。他臨終前相當熱切—他不是死亡，不，他進入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沒有說話，但是當他看見我，他感到高興。奉獻者輕柔地以斯瓦米君獨特的音調，唸誦哈瑞·奎師那。所有人都看見他現在一言不發。

我以站姿靜默地向他頂拜(Santya pranamas)，因為我看見有很多人在場，沒有空間讓我五體投地頂拜。他看見我，便立即說：「噢，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來了。」他想我坐在他的床上。他試著坐起來，但我雙手按著他說：「請躺下，我會坐在這裡。」然後，他示意我坐近他的床邊，對我說：「我想跟你說話。」他想我坐近他的耳邊，所以他對一些門徒說：「拿一張椅子過來。」我坐在椅子上，靠近他耳邊。

他開始哭泣。他的心已經溶化。他衷心對我說：「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你能原諒我嗎？我覺得事出有因。為了傳教之故，我告訴我的門徒一些我或不該說的事。」他在一封信中，措詞強硬地談論他的神兄弟，這封信後來卻被公開。他說我們正在傳教而其他人卻沒有。他們是初階奉獻者，不傳教卻無所事事。他說所有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都不幫助他，他們只是享用祭餘和睡覺。有一次，斯瓦米君寫信對我說：「我正向全世界傳教，但他們卻不這樣做，又不和我合作。」

這時，他很多棄絕者門徒都在看著。他的言詞和心緒向我提示良多，關於他想要怎樣鼓勵他的年輕學生，就像我們對嬰兒般小心翼翼，他指示他們別把他的神兄弟和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混為一談。為免他的新人受到滋擾或困惑，偶爾他命令他們別去探訪其他地方，因為他少數神兄弟做了一些錯事。他的門徒單純率直，不明白印度人婉轉微妙的心思。他們仍然不知道這些一切，需要循序漸進，並在奉愛規條中小心受訓。他不想他們為了任何批評而感到灰心，或許印度偉大奉獻者根本不明白，這些門徒的本性和他對他們的訓練方式。

斯瓦米君身為高迪亞廟一員已有相當日子。他知道規則和結論，但是他無法於短短數年間傾囊相授。他已經培育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偉大奉獻者(videsis)，但是他們仍然缺乏我們的韋達文化和奉愛習慣(sad-acara)。他這些訓示只是為了保護他的年輕門徒，以避開其他偉大奉獻者。有一次，斯瓦米君說：「雖然他們仍未完全滿師，但是他們的奉愛態度非常好。我向我的靈性導師瑪哈茹阿取，及茹柏師徒傳系(Rupanuga-guru-varga)祈求賜福他們所有人。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主尼特亞南達和聖巴拉得瓦肯定會把祂們的恩慈賜予他們。」

斯瓦米君緊記這一切。他請求我：「請你告訴其他偉大奉獻者，我作了這個冒犯，請原諒我。我為此而一直梗梗於懷。」我認為他是覺得任何奉獻者若是唸誦純粹聖名，就好像聖茹柏那樣沈醉於聆聽和傳揚奎師那題旨，他們該被視為有資格，甚至比起那些沒有懷著純粹愛心的傳教者更有資格。

我告訴他：「你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和純粹偉大奉獻者。我知道你不能做出任何脫離奉愛路途

的事。你這樣做，只是為了服務你的靈性導師和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而已。我們也是這樣做。我們所有人也虧欠了你，這點毋庸置疑。我們知道那個預言：prthivite ache yata nagaradi-grama.....你成就了一個奇蹟。你將祂的榮耀傳遍四海。我們不認為你做過甚麼不當的事。因此我沒有甚麼可以原諒你，但是我會把你的請求，告訴資深偉大奉獻者，這樣就會回復平靜。你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無論你給我甚麼指示，我都會絕對真誠地遵從。」淚水從他雙眼甜美地流下。他如斯謙卑地行事，就像他不是優秀的偉大奉獻者。但是事實上，他就像拿若譚姆達薩和聖巴克替文耨一樣。

斯瓦米君繼續說：「聖巴克替斯丹塔·薩茹阿斯瓦緹·帕爾佈帕命我們所有人到歐美傳教。那是他的強烈欲望。他的另一個欲望就是，我們全部人一起合作傳教。我一刻也沒有浪費。我已經盡了力，某程度上已算成功。」他的聲音因激動而哽塞。「我們若能一起合作，那麼，就像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宣稱，這個齊頌聖名運動(sankirtan)大有可能。」

然後，他告訴我：「我想你幫忙照料我的使命和我的門徒。我想他們成為優秀而有資格的奉獻者。他們若是來找你，請照料他們。」斯瓦米君很多門徒都在附近，所以他以孟加拉語輕聲耳語：「當我去到西方時，我用我的網捕捉了很多猴子。真的。他們非常精於如此的互相爭吵。他們非常年輕，未受訓練。因此我請求你在我隱跡之後，會在各方面協助他們。」考慮到我訓示靈性導師(siksa-guru)這個命令的含意，我有點猶豫。後來，他雙手緊握我雙手，深切地注視著我雙眼，要我答應幫忙。因此我便答允，並說：「我承諾按我的能力和我對奉愛結論真理的理解(bhaktisiddhanta-tattva)，會恆常如你所願，準備好幫助他們。」

此事之後，我再說：「我想對他們說幾句話。」聖斯瓦米立即振奮起來，叫著：「噢。你們全該靠近一些，聽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說話。請把他的說話牢記於心。」然後，我向他們所有人說：「別以為斯瓦米君離開這個世界，離開他的軀體。靈性導師是永恆的。你有幸得到一個這樣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你該嘗試更加熱誠地傳揚他的使命。但你若是追求物質事物，你將發現你們會為名氣、聲譽和俗世得益爭執。你不會遵從斯瓦米君的訓示，你不會追隨他的使命，你會犯錯。因此別追求你一己的利益(svartha)。放棄這一切。服務斯瓦米君，傳揚他的使命。你該和所有偉大奉獻者團結一致，別為小事和他人爭吵，別挑剔和排擠他人於這個使命之外。嘗試懷著兄弟情誼，舉止要像朋友一般，那麼你便可以傳教。你若對此有任何困難，那麼，就像斯瓦米君所求一樣，你可以來找我，我會衷心的盡力協助你。」那時，他們全都聽我說著，並有錄音帶記錄。(註十七)

聖斯瓦米慢慢轉過頭來，望向正靠近一起的奉獻者。然後他慢慢舉起手，就像要他們留心，並說：「聽從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切莫彼此爭執。我已給了所有指示。」然後，他垂下了手。

斯瓦米君對我說：「我向你祈求，你會親手把我放進墓塚。我不想從其他任何人手中接受大殮儀式。我認為你是正確人選。」現在他說：「在我的大殮之後，安排隱跡典禮(mahotsava)。你該捐錢給溫達文全部七間廟宇和所有高迪亞廟。這視乎你的抉擇。無論你如何推介，他們全該聽從這些指示，安排付款。在瑪圖茹阿也安排隱跡典禮，並邀請所有資深偉大奉獻者來

享盛宴。邀請溫達文所有的偉大奉獻者。為我這樣做。」我們也談到他的其他一些掛慮。他再次告訴我要一直幫助他的奉獻者。

(編者按：為了特別探討歷史記錄，我們決定加入以下原聲錄音的默寫節錄。這些回憶和個人想法，是在聖帕爾佈帕隱跡之後，他其中一個資深門徒(Bhagavat dasa)，在廟內一堂講課中所說的話。他也有出席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上述那個會面(1977年10月8日)。我們祈求聚會內的偉大奉獻者會小心看待這項資料，因為這種題目一般也不會公開討論。)

「聖帕爾佈帕躺在該處，擺出某種姿勢，但是我們卻無法明白。我們以為他只是躺在床上而已。他的雙手呈某種姿勢，他的頭呈某種姿勢，他的雙腳也呈某種姿勢，他以某個姿勢捲曲著身體。然後，聖拿茹阿言說：『噢！他正處於某種手勢(mudra)之中。這是一種手勢。』他說：『這是人在離世前，彌留之際展現的，這表示他正和奎師那在跳舞。這是一種舞姿。』有些人或會試圖理解聖帕爾佈帕跟奎師那的關係，但是這意味著某段逍遙時光。然後聖拿茹阿言把他的貞守生帶進來。他在瑪圖茹阿有一個小型合唱團。聖拿茹阿言和貞守生開始唱頌「sri-rupa-manjari-pada」。聖拿茹阿言有一副美麗的嗓子。一把非常雄渾的聲音。「sri-rupa-manjari-pada, sei mora sampada。」他非常、非常緩慢地唱著。人人都在哭泣，整個房間都充滿淚水和哭聲。人人都極度震撼。長夜漫漫，靈唱混和著這種唸誦一直持續著。」

(休息時間。1977年10月8日的錄音敘述結束。以下第二個敘述是剛才講課的錄音記錄的延續，是描述1977年11月14日聖帕爾佈帕彌留的五個小時的有關回憶。)

「.....他開始展現不尋常的活動。他開始在床上滾來滾去，滾來滾去。他會突然在空中揮舞雙手，然後突然停止—就像被僵住一樣。他幾乎沒有說話，然後他會嘆息，接著會突然非常大聲地打嗝，然後他又流淚，顫抖，接著又再打滾。他就是這樣持續多種不同的姿勢。起初每個人都覺得驚訝。我們不明白發生甚麼事情。但驀地我覺悟到，事實上，他正在展現我們在《奉愛的甘露(Nectar of Devotion)》中讀到的各種不同的狂喜極樂。一些奉獻者也開始意識到這點—聖帕爾佈帕在彌留的五小時內展現了狂喜極樂。他以前從未這樣做，但是現在於彌留的五小時內，我們能夠看見他如斯沈醉。這樣，他便開始展現一些狂喜極樂。

然後，聖拿茹阿言來到，他是和聖帕爾佈帕最後溝通的人。我不知道聖拿茹阿言和他說甚麼，因為我從未問過他。有人該問過他。他進入房內，聖帕爾佈帕正擺動著，揮舞雙手，聖拿茹阿言便直接走到聖帕爾佈帕耳邊耳語，然後聖帕爾佈帕停下來，聖拿茹阿言又再耳語。然後，聖帕爾佈帕舉起雙手擺動著，像是祝福聖拿茹阿言—明白他的意思後，聖拿茹阿言便將聖帕爾佈帕的手放下來。」(錄音節錄結束)

他神聖的隱跡

當我們在11月14日最後那幾小時內抵達時，他沒有說話。那時，我望著他的臉，覺得他全然記起奎師那在溫達文的逍遙時光。我認為這是來自奎師那的偉大恩慈，因為他畢生都服務茹阿妲·奎師那。奎師那的專注是為了那個特別的人。他如此著迷，雙眼閉上，展現著特別

的徵兆。那是一個非常感人(karuna)的場面。他沒有痛苦，沒有分心。那時候，他的嘴巴如此美麗—仿如一朵盛放的玫瑰，似是一朵蓮花。

這是個極為偉大人物的徵兆，否則，另一個人會哭泣：「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而且面容會非常難看。但是他絕不是這樣。他像是一朵美麗的蓮花。因此，我知道他在做甚麼。我也見過其他人，包括我的靈性導師聖凱莎瓦，離開他的軀體進入奎師那永恆的逍遙時光(aprakata-lila)。我見過貞守生阿浪嘎-牟罕(Ananga-mohana Brahmachari)、佳幹納·巴巴君·瑪哈茹阿取(Jagannatha Babaji Maharaja，聖帕爾佈帕的門徒)、尼星哈·瑪哈茹阿取(Narasimha Maharaja)和帕瑪那巴·瑪哈茹阿取(Padmanabha Maharaja)。很多人離世時，我也見過，因此我能判斷當時的狀況如何發生。他們會說：「奎師那，奎師那；茹阿妲，茹阿妲。」總有一些徵兆，尤其是顯示出某人當時正在銘記奎師那的跡象，斯瓦米展現著所有那些徵兆。他非常美麗，非常高層次。沒有痛苦之兆，沒有依附軀體或其他。他不再擔憂他的年輕門徒或他在奎師那知覺運動中確立的任何外務。現在了無牽掛，只是銘記著奎師那。

我們的貞守生輕柔地唱著靈唱。那時候，我見他全然滿足，因此我也完全滿意。我知道他肯定快要上路，但是當時沒有跡象顯示他會何時離開，他會現在就離開，還是在不久之後。較早之前，當他仍然處於他的外在感覺之中時，他和我談話，但是沒有要求我留下。我並不匆忙，但是我認為就在我離開返回瑪圖茹阿之後，他便會進入永恆的逍遙時光。最後，我們啟程返回瑪圖茹阿，稍後便收到通知，他在我們離開後幾小時便隱跡了。

不久之後，我們回到奎師那·巴拉茹阿姆廟，為他的隱跡典禮作出所有安排。我們按照他的意願，領著他走在巡行隊伍前端、走在大部份溫達文的重要神像之前。他的眾多門徒和其他人在巡行隊伍中唱頌。所有巴爾取居民都走到街上榮耀他。其後，我為他整理軀體，用聖泥在他胸口和前額寫上特別的曼陀。我在他身上洒鹽。然後，我依據所有正統的偉大奉獻者程序，親手把他的超然軀體放進墓塚。

處於愛侶情悅(Madhurya-Rasa)

這個軀體無法容納純粹的愛。擁有物質軀體的人只能到達完美原始形象(svarupa-siddhi)的階段。然而，我們見到充滿情悅的奉獻者(rasika-bhaktas)[他們的心神已經處於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之中，正和奎師那在交流]擁有純粹的愛，卻也顯現於一個軀體之內。因此我們應該明白，他們的軀體不是凡俗的物質軀體。這個軀體無法承受和保存純粹的愛。若是處於這種分離心緒之中，這個軀體會被燒成灰燼。

要明瞭這點，我們必須從事靈性修習(sadhana-bhajana)以至具備資格。斯瓦米君恆常處於這種心緒，但是他不會外在地展現。他視之為一顆內在的種子般妥為保存。他為了他的傳教目的，必須壓制這一切真實心緒。他的純粹愛意是展現於內在，並非外在地完全展現。否則，所有人都已瘋狂，傳教也已停止。刺激因素(uddipana)常在，只是處於內在而已。他前往西方傳教，也有刺激因素。他傳揚：「你不是你的軀體。」他也傳揚《梵歌》，崇拜主佳幹納Jagannatha 等等。最後，他回到溫達文聖地享受所有內在事物。他一直深入地聆聽和唸誦哈

瑞·奎師那。有些人明白他這種心緒，其他人也許未夠資格覺悟這點。他告訴我們：「我的家在溫達文。」家，是指他愛的家，他真正的家。



聖斯瓦米肯定是處於愛侶情感。有人會問，為何不是朋友情感(sakhya-rasa)？我不排除這點，因為一切也包含在愛侶情感之中。其他各種情感—父母情感(vatsalya-rasa)、朋友情感，一切也包含在愛侶情感之中。因此可以說，他擁有所有情感。他並不缺少朋友情感。我們知道，他在他的詩中寫過一些東西，他對高茹阿-尼泰(Gaura-Nitai)和奎師那·巴拉茹阿姆有獨特的情感。但是斯瓦米君肯定也處於愛侶情感。因為他的棄絕啟迪靈性導師，我的靈性導師，把我們聖茹柏傳系(Rupanuga)的棄絕曼陀和牧牛姑娘情感曼陀(gopi-bhava-mantra)賜給他。好像聖茹帕、聖基瓦、聖巴克替文耨和他的靈性導師，好像他在他著作中的要旨撰寫他的覺悟一樣，他肯定是處於愛侶情感。

第三章 我為他作服務

從很早期開始，甚至在他第一次到西方之前，聖斯瓦米多次要求我參予他的傳教。當時我不能去，因為我已答應了我的靈性導師，負責料理瑪圖茹阿的凱莎瓦君·高迪亞廟(Kesavaji Gaudiya Matha)、翻譯書籍和以印度語傳教。長久以來，我都服從他的命令。斯瓦米君從美國寄來的信件中，他再次邀請我到當地協助他。他也希望一些貞守生過去協助他傳教，但是我們當時找不到適合人選。那時我們部份人也想服務他，但是我們明白，即使沒有旁人協助，他也做得那麼成功。斯瓦米君在1922年首次接到他靈性導師的命令，要到西方傳教，直到1965年才付諸實行。同樣道理，我在廿年之後，現在嘗試實踐斯瓦米君給我的命令。



正如我以前說過多次，斯瓦米君在他最後的日子召喚我，他在眾人面前要求我在他隱跡之後，在各方面協助他的門徒。他是個純粹的偉大奉獻者，這點毋庸置疑。服從純粹的偉大奉獻者是我的職責和宗教原則。因此我若是遇見任何奉獻者，不論他來自那個組別—是否聖施茹依達瓦，或其他典範師或是ISKCON，我全視之為聖帕爾佈帕的追隨者，接納他們。我盡我所能以開明的態度尊重和幫助他們，不會視之為不同派別的奉獻者。我不單視之為我們高迪亞·維丹塔修會(Gaudiya Vedanta Samiti)的一份子，而是打破團體之間的圍牆，更上一層樓。我知道，當一個偉大奉獻者服務他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時，尤其是一個處於聖薩茹阿斯瓦緹傳系中的靈性導師，他恆常努力服務每一個人，並不考慮階級或信念之別。我協助每個來找我的人，儘我所能解答他們的問題，指引他們，並視之為我的職責。聖斯瓦米以前很喜歡我懷著這種心緒服務他，我仍然繼續這樣服務他。



一次我從納瓦島坐火車。阿秋塔南達·達薩和其他兩個神兄弟也在同一車廂中。一位印度男士問他：「你是誰？你是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嗎？」他平淡地回答：「不。我們來自 ISKCON。我們是聖帕爾佈帕的門徒。我們跟其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無關。」聽到這種說話，我感到十分難過。「我知道斯瓦米君不會叫你這樣說，說你和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無關。或許你沒有正確瞭解。你若是這樣說，你就像個忤逆子(kuputra)，他不是他父親真正的兒子。」我告訴發問的人，阿秋塔南達·達薩的靈性導師是一位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是聖薩茹阿斯瓦緹一位真實無偽和德高望重的門徒。他接受我的靈性導師，聖凱莎瓦的棄絕啟迪(sannyasa)。我解釋我們是來自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parampara)同一棵樹上不同的枝幹。

我從未和斯瓦米君談過，他部份學生聲稱他們不是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運動的一份子。我知道斯瓦米君也像聖薩茹阿斯瓦緹所有門徒和追隨者一樣，身處同一個傳系之中。但是斯瓦米君的部份門徒仍未明白這個結論。我駁斥這個論點，因為我知道不論他在任何地方闡釋師徒傳系，他的要旨和教導都來自同一個師徒傳系。聖斯瓦米的師徒傳系和我們是同一個師徒傳系。若有不同，為何他會接受我們靈性導師的棄絕啟迪呢？我個人完全滿意這些論點，對我或斯瓦米君而言都沒有混淆。當時我認為這是個小問題，不久便能撥亂反正。

我們的高迪亞廟也有很多學生沒有正確遵從這些概念。因為他們仍然一無所知。他們不明白結論和靈性導師真理(guru-tattva)。斯瓦米君的部份門徒或有誤解，但是當時看似小事。我一直命令我們廟裡每個人都不要劃分黨派，要萬分尊重所有偉大奉獻者，別說任何人的不是。有些人不甚成熟，若是有問題，我便繼續命他們改進。我們一定要表達的是，任何犯了這些過失的奉獻者，也不是他父親真正的兒子，都是有過錯的。



有時候聽起來，我像是在說一些聖斯瓦米從未說過的話。播種之後，一顆種子自然生長，成為一棵枝葉茂盛的樹木。這些枝幹是否都包含在原來的種子內呢？它們是否來自別處呢？因為那是一棵樹，它的所有部份都會自然展現，它們全都隱藏在種子內。斯瓦米君在書中道盡一切。我沒有說過任何新概念，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直接而獨特地來自我們典範師的權威文獻。我也盡力以聖斯瓦米本人的要旨，以他本人的說話來舉例。所以，他的樹木肯定能夠生長，長出新葉，提供越來越多的蔭庇。我們若是灌溉樹木，便會長出大量美麗的花朵和果實，這點毋庸置疑。這個灌溉的程序便是聆聽、唸誦和銘記奎師那的題旨(hari-katha)。



斯瓦米播下眾多奉愛種子。有些種子萌芽，有些生長，有些長葉一兩塊葉、四塊葉、六塊葉或更多，但是也有很多種子枯萎。很多奉獻者失去力量和信心。一些棄絕者離開棄絕階層，很多誠懇的奉獻者感到分離和灰心。斯瓦米君種下的這些攀藤植物需要水份滋養。

一個偉大奉獻者的心緒跟另一位是永遠無法完全相同的。正如誰也不能說，斯瓦米君的主要門徒和他完全相同，形狀不同、說話不同、用字不同、語氣、心緒、一切一切。所有細節無

法一致相同，其中肯定有點分別。主尼特亞南達·帕爾佈(Sri Nityananda Prabhu)和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也並非對等的一樣。茹帕和薩拿坦處於同一傳系，卻也不盡相同。任何樹木的葉子，像芒果樹，也並非一樣，必定有點分別。然而，我們同樣身處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的家庭中，因此我們也包含在同一棵樹上。不能說我們之間有任何真正分別，因為我們處於同一棵真實無偽的師徒傳系大樹上。



我對收納大量追隨者從不感興趣，我也不願啟迪大量門徒。長久以來，我像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奉獻者的訓示靈性導師一般處事。同樣，我希望這樣訓示任何感興趣的人。現在我接受第二次啟迪(diksa)的西方門徒。然而，我的本來意願是，藉由訓示來幫助每個人變得堅強。我希望奉獻者能從所有真實無偽的偉大奉獻者的訓示中獲益。我希望他們在奎師那知覺中越加進步，彼此之間懷著愛意情感，對所有其他偉大奉獻者也懷著同樣的愛意情感。我想看到聖斯瓦米的運動更加繁榮強大。

聖施茹依達瓦也同樣儘力幫忙，因為斯瓦米君也有向他請求。他從來沒有召喚奉獻者或試圖生事。很多人受到吸引，前來聆聽奎師那題旨，他便傳揚奎師那題旨。其他偉大奉獻者也是這樣做。我們在此講說奎師那題旨，因此很多奉獻者渴望得到協助。但是訓示靈性導師和靈性導師真理的概念和結論，仍未獲得廣泛的理解和接納。訓示靈性導師並非要和啟迪靈性導師競爭。他協助奉獻者強化他們跟啟迪靈性導師的關係和理解，實踐他們啟迪靈性導師的結論。我僅限於這樣服務聖斯瓦米，因為他不但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他也是我的摯友。



聖斯瓦米給我的命令是幫助他的奉獻者。若我服從他，我或不會服從他人。在任何情況之下，即使整個世界一面倒地反對我，我也會在另一方儘量服從他。我只想教導何謂純粹奉愛，特別是在聖茹帕和我們所有靈性導師，直到聖斯瓦米的傳系之中(的涵意)。我想在他上演逍遙時光的廟宇裡受到禮待。我想得到他足下的塵土，向他致敬，特別是在他的墓塚頂拜。它是我親手進行的。我打開心扉，張開雙手，我的大門一直為所有人開啟。我想幫助每個到我面前來的人，在他們心內建立一座美麗的廟宇，讓聖茹阿妲和奎師那能在此被侍奉。



我向我的啟迪靈性導師的蓮花足、我訓示靈性導師和摯友聖斯瓦米的蓮花足祈禱，請把他們的恩慈賜給你們所有人和我。他們把恩慈賜給你們所有人之後，倘有剩餘，請他們也賞賜給我。請別以為我菲薄斯瓦米君，或跟他使命的最優點背道而馳。我自心坎中關顧他所有那些儘力執行他的命令、傳播奎師那知覺的奉獻者。我乞求所有偉大奉獻者，憐憫我努力服務我們摯愛的聖斯瓦米的蓮花足和使命。他仁慈地賞賜我服務他的機會，我向他的蓮花足獻上衷心的花祭(puspanjai)。

所有榮耀歸於聖巴克替維丹塔·斯瓦米·帕爾佈帕
所有榮耀歸於我的靈性導師和高讓格!
Gaura-premananda Hari bol!

註

註一: [和諧者之光(Rays of Harmonist)] 第二卷第一冊。[聖凱莎瓦·瑪哈茹阿取的使命]
聖拿茹阿言 1998 年 2 月翻譯原載於 [Bhagavata Patrika] 內的印度語文章, 第廿六至廿七頁。

“.....在這個不利的情況下, 大約在 1938 至 1940 年間, 聖奎爾替茹阿拿·帕爾佈(Sri Krtiratna Prabhu)在帕爾也嘎的聖茹帕·高迪亞廟留了幾天。他在此遇見阿拜·帕爾佈。這兩位神兄弟自 1922 年起已是密友。阿拜·帕爾佈在帕爾也嘎的生意並不穩定.....縱然如此, 他仍然熱心地傳揚至尊主奉愛(bhagavad-bhakti)。事實上, 兩位神兄弟在帕爾也嘎和阿拉哈拜非常熱心地傳揚純粹奉愛(suddha-bhakti)的訊息.....

1940 年的同一期間, 文耨·碧哈茹依和值得崇拜的施茹阿瑪·巴克替·茹阿薩·瑪哈茹阿取(Srimad Bhakti Raksaka Sridhara Maharaja), 還有為神像服務(Seva-vigraha)的聖足·拿茹阿哈茹依·貞守生(Sripada Narahari Brahmachari), 聖足碧茹阿察爪·帕爾佈(Sripada Biracandra Prabhu)和其他神兄弟, 一起從納瓦島市回到瑪亞普爾。他在納瓦島的特哈茹依帕租來一間房子成立聖得瓦南達·高迪亞廟, 並從這裡開展傳揚純粹的奉愛。

1940 年 7 月 aksaya trtiya 之日, 文耨·碧哈茹依和聖奎爾替茹阿拿·帕爾佈在加爾各答 Bosapada 巷 33/2 號一間租來的房子成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聖尼星哈南達·貞守生(Sri Nrsimhananda Brahmachari)、聖足奎師那-卡茹烏雅·貞守生(Sripada Krsna-karunya Brahmachari)、聖足沙佔-色瓦克·貞守生(Sripada Sajjana-sevaka Brahmachari, 修會的現任典範師聖瓦曼)和其他多位偉大奉獻者當時也在場。”

註二: 同一段落。[斯瓦米·瑪哈茹阿取和他跟聖巴克替帕爾甘·凱莎瓦·瑪哈茹阿取的聯誼] 第三頁

“當他們一起在阿拉巴哈傳教的時候, 有一位著名的領袖, 提倡者, 他非常有影響力。他想聯誼和聆聽斯瓦米君和靈性導師的討論。這個提倡者也帶來了大牧師, 帕爾也嘎或阿拉巴哈教堂的大主教。他帶他來討論。這個大主教非常有學問和熟悉很多邏輯。他是天主教堂其中一位最高理事。

我們的靈性導師非常高興。他說:“你可以問我任何問題。”那個神父(Padre)回答:“我知道奎師那是黑色的。你為何崇拜一個黑色的人呢?”靈性導師回答:“這個問題非常好。黑色並沒有

顏色。科學家已經發現這一點。它超越所有顏色。顏色是指物質事物。奎師那是黑色的，黑色並不是顏色之一。奎師那不歸入任何一種顏色。因此我們崇拜奎師那，因為祂是至尊人格首神，並不規限於任何品質之內(triguna)。所有半神人和其他所有人也局限於某種品質之內，因此我們不會崇拜其他，唯獨是黑色。你若以任何顏色混合黑色，黑色是如此強勁，白，紅，黃，綠，其他一切全都變成黑色。因此，任何人若要從事奎師那奉愛(Krsna-bhakti)，通過崇拜奎師那，他將會脫離摩耶(maya)。奎師那如此有力量。因此你也該嘗試崇拜奎師那。”

這個牧師再問：“但我知道你也崇拜高茹阿。為何你因為祂有顏色，便崇拜祂呢？”這個牧師非常困惑。他認為這個問題非常有邏輯性，他想知道會如何解答。但我們的靈性導師微笑著，輕描淡寫地回答：“若將所有顏色混合，那就是金色。因此，高茹阿也超越所有顏色。當所有顏色混合，服務黑色的奎師那，它們就變成六、七種顏色：靛藍，綠，白，橙等等。所有品質(akarvikas)也混集一起。仿似茹阿妲和奎師那，這代表所有牧牛姑娘跟奎師那融合一起。那就是擁有高茹阿膚色的施茹依瑪緹·茹阿妲冉妮，奎師那本人也帶著茹阿迪卡的美麗。因此那種黑色便成為高茹阿。我們崇拜這同一位的奎師那，祂們兩者一樣。”後來，那個提倡者非常擔憂，他說：“噢！聽你說話，我們全會變成韋達的追隨者。”

註三：〔他們悠長的關係(Their Lasting Relation)〕1968年10月22日聖帕爾佈帕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寫給聖崔維依康爾姆的弔唁信。第37至38頁。

“....我跟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連繫非常緊密。你本人，特別是聖瓦曼·瑪哈茹阿取，都清楚知道我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三位創辦人之一的這個事實。我們想到在加爾各答的Bosapada巷成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這個構思，甚至比聖(凱莎瓦)瑪哈茹阿取接受棄絕啟迪更早。修會成立了幾天之內，聖拿若譚姆南達(即是現在的崔丹底·斯瓦米·聖施茹阿瑪·巴克替·卡瑪拉·瑪度蘇丹·瑪哈茹阿取(Tridandi Svami Sri Srimad Bhakti Kamala Madhusudana Maharaja)脫離了修會....”

註四：〔聖帕爾佈帕從美國寄給聖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的信〕1966年9月28日從賓夕凡尼亞州布特拉寄給哥袍·阿嘎爾華爾(Gopal Agarwal)的信。第15頁。

“我準時在1966年9月20日收到你的來信。我們的關係肯定是基於自發性的愛，因此我們絕對不會忘記對方。藉著靈性導師和高讓格的恩慈，願你一切吉祥。這是我一貫的禱文。從我第一次見到你，我已是你持恆的祝願者。聖帕爾佈帕第一次見到我，也對我懷著這種愛。我第一次謹見(darsana)聖帕爾佈帕，才學懂如何去愛。正是他無邊的恩慈，他令一個像我這樣不屑一顧的人，得以實踐他部份的期望。正是他無緣的恩慈，讓我傳揚聖茹帕和聖薩拿坦的訊息。

註五：節錄自〔他們悠長的關係〕一書中的弔唁信。第37至38頁。

“昨天我收到你10月12日的來信，它的內容令人心碎。請告知我值得崇拜的瑪哈茹阿取(聖凱莎瓦·瑪哈茹阿取)突然隱跡的詳情。我跟聖瑪哈茹阿取有一段非常悠長而親密的關係。我經

常前往瑪亞普爾聖地，聖足拿茹阿哈茹依·達(Sripad Narahari Dad)和聖足文耨·達(Sripada Vinoda Dad)會懷著很深的情感照顧我，他們是我極為親愛的朋友。在加爾各答也是一樣，資深的聖提爾塔·瑪哈茹阿取(Tirtha Maharaja)、尼斯刊塔·山搖教授(Nishikanta Sanyala Professor)和瓦蘇得瓦·帕爾佈(Vasudeva Prabhu)，也跟我非常親愛。後來我經常探訪聖施茹依達瓦而且毫不拘謹地跟他聯誼，就像我們是最親密的家庭成員一樣。”.....

註六: 同一段落。第 38 頁。

“聖瓦曼當時仍是一個貞守生，他探訪我們在 Sitakanta Banarji Lane 的家。他委任我成為孟加拉語雜誌〔Sri Gaudiya Patrika〕的總裁。我開始定期為〔Sri Gaudiya Patrika〕撰文，以示尊重聖(凱莎瓦)瑪哈茹阿取的命令。無論我寫甚麼，聖(凱莎瓦)瑪哈茹阿取也很欣賞。後來，我也被委任為印度語雜誌〔Sri Bhagavata Patrika〕的總裁。我很多文章也在此發表。後來，因為時間不足，我無法交稿。現在我成了海外居民，每年必須遠行二萬里路.....”

註七: 同一段落。聖帕爾佈帕 1968 年 10 月 2 日於華盛頓州西雅圖的講課〔聖巴克替帕爾甘·凱莎瓦·瑪哈茹阿取的隱跡〕第 31 至 35 頁。

“.....人必須從另一個處於棄絕階層的人那裡接受棄絕啟迪。我從沒有想過我會接受這個棄絕啟迪或生命。在我的家庭生命之中，當我身處妻兒之中，有時候我會夢見我的靈性導師召喚我，我便跟隨了他。當我從夢中醒來，我會有點兒惶恐，心想：“噢！靈性導師要我成為棄絕者。我怎麼可以接受棄絕啟迪呢？”在當時，若要我放棄我的家庭成為一個托鉢僧，我並不滿足。這感覺很可怕。但我又再做相同的夢，所以在這方面而言，我算是幸運。我的靈性導師(聖帕爾佈帕開始飲泣，聲音哽塞)，把我從這個物質生命中拉開。我沒有一點損失。他對我如此仁慈。我已有得著。我離開三個孩子，現在卻得到三百個。

因此我不是輸家。若我們認為接受奎師那 Krsna 便會成為輸家，這只是我們的物質概念而已。我能以我的實際經驗來說，並沒有輸家。我在想：“我如何能接受這個棄絕階層的生命呢？我無法承受這麼多的煩惱。”但我從家庭生命中退下來，獨自坐在溫達文著書。我的神兄弟(聖凱莎瓦)堅持：“巴克替維丹塔帕爾佈”。這個名銜是由偉大奉獻者團體賜給我的，並不是他堅持。實際上來說，是我的靈性導師堅持藉著他說：“你要接受。”

若不接受棄絕階層生命，誰也無法成為傳教者。因此他藉著這個神兄弟說：“你要接受。”迫使我不情願地接受。然後，我想起靈性導師，他要我到西方國家。因此我非常感激我的神兄弟。因為他完成了我靈性導師的願望，硬要我接受棄絕啟迪。

同一段落。1968 年 10 月 22 日於華盛頓州西雅圖給聖崔維依康爾姆·瑪哈茹阿取的信。第 38 至 39 頁。

.....“聖凱莎瓦·瑪哈茹阿取最大的憐憫是令我成為一個棄絕者。我已立誓永不接受棄絕啟迪，但聖瑪哈茹阿取硬要賜給我。若他看到我今天成功傳教，肯定最感欣慰.....我是一個忠誠的居

士(投身家居俗務的人)。聖帕爾佈帕慣於不時在我夢中叫我棄絕家庭生命，與他同行。這些夢嚇怕了我，令我想到我必須要接受棄絕啟迪。我沒有任何欲望要接受棄絕啟迪。然而，因為聖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一再堅持，聖凱莎瓦·瑪哈茹阿取把無邊的恩慈，賜給這個抗拒而盲目的人，硬要賜我棄絕啟迪。聖帕爾佈帕這個欲望看來已轉移到他心裡，我的棄絕啟迪因而得以完成。因此我永遠有欠聖瑪哈茹阿取”.....

註八：〔聖帕爾佈帕從美國寄給聖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的信〕1967年7月14日寄自加州 Stinson Beach 的信件。第 52 頁。

“現在我急於返回溫達文。我在這裡住在一幢皇宮似的建築物。有四個人隨時候命為我服務。有不虞匱乏的祭餘、起居安排或任何照料。然而，我仍然覺得我那貧乏破舊的靈修間、雅沐拿河中的沐浴、謹見廟宇、和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破棉被非常甜蜜。遠離溫達文，我才覺悟到它的偉大(mahatmya)。主采坦亞瑪哈帕爾佈說：“正如奎師那受到崇拜，溫達文亦然。”現在我對此才有點覺悟。正如奎師那是甜美的，溫達文也一樣甜美。你祝福我，令我得以回到溫達文。我現在年事已高。我不怕死亡，但若我的生命氣息能在溫達文偉大奉獻者的蓮花塵土中散去，那會是非常有福氣。只要我痊癒，我要回到溫達文。然後，若我覺得好點兒，我會回到這裡傳教。這裡的傳教基礎已經不錯。將來，即使我不來，任何誠懇的偉大奉獻者也可前來，在此進行哈瑞靈唱(hari-kirtana)。

註九：同一段落。1966年9月28日寄自賓夕凡尼亞州布特拉的信件。

.....”我在德里的房間已經上鎖。若你或任何你的忠實傳教者，想在德里傳教，請告訴我。若你想在德里工作，你可以用那個房間和傳教。若你繼續前往德里，我的出版工作便可以在你監察之下得到關顧，你寫信給我：“你可以按我的能力，委派我任何印度境內的傳教工作。我已準備好隨時這樣做。”因此，藉著你的祝願，我可以全心全意地傳教。”.....

註十：同一段落〔關於那些信件〕第 59、60 及 63 頁。

.....聖斯瓦米從 1965 至 1977 年間，每隔數周便寫信給我。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聯誼的特別本質。追溯至 1947 年，他已經這樣寫信給我，與別不同。他跟我建立了一段深厚的關係，視我如己出，甚至更勝過親生兒子。他待我比他第二次啟迪的門徒更加熟絡。他是我的朋友，我非常親愛的朋友。他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

大部份人都不知道他寫了這麼多信給我。早年我們不大操心斯瓦米君的信件。蘇巴南達貞守生(Subhananda Brahmachari)、沛爾姆南達和其他奉獻者也讀過他的孟加拉語郵簡，也有幾封英語的信。自七十年代起，他大部份的信件寄自美國——紐約、加州，其後來自世界各地。他提到新中心如何進行，傳教情況如何，所有這些話題等等。他解釋了很多細節。大部份信件都是他親手以孟加拉語繕寫，有幾封是他親手打字和簽署。它們是親筆信件，不是任何秘書打字而成的。若任何人說這些信件不是他寫的，他們的說法錯誤。

1980 年左右，ISKCON 為了孟買的官司借去 10 至 12 封信件。它們都是斯瓦米君非常好又詳細的信件。我們的沛爾姆南達把這些真本郵簡借給高袍·奎師那·瑪哈茹阿取(Gopal Krsna Maharaja)一個門徒 — 散迪潘尼·穆尼·達薩(Sandipani Muni Dasa) — 作為辯護的證據。律師把它們上呈孟買法院，作為主要證據。ISKCON 的奉獻者共八次要求我從瑪圖茹阿前往孟買，為聖斯瓦米作證。我證明聖斯瓦米在我們的凱莎瓦師·高迪亞廟接受棄絕啟迪，由我進行火祭，而我的靈性導師，聖凱莎瓦就賜他聖杖和曼陀。那全是真實無偽的。身為他們的專家證人，我必須證實，按照我們傳系的結論，聖斯瓦米肯定也包括在同一個傳系內。我從〔Satkriya-Sara Dipika〕、韋達經典、〔奧義書〕和〔宇宙古史(Puranas)〕等等提出很多證據.....。因此，藉著經典和斯瓦米君這些信件的證據，這件案獲得勝訴.....。(註：現時正在追蹤這些信件，不久將獲歸還和付印。)

不久之後，薩斯瓦茹柏·瑪哈茹阿取(Satsvarupa Maharaja)請我給他所有信件，為聖斯瓦米的傳記作研究之用。我答應讓他閱讀所有信件。沛爾姆南達把它們交到 ISKCON 一個貞守生手中，這個人答應把這些信件交給聖薩斯瓦茹柏。後來，我們發現它們已不知所蹤。我們不知道那個取去這些信件的男孩的名字，但我們相信他會送交這些信件。在那些日子，我必須自行歸檔，我們也沒有記錄信件或復印。現在看來，它們已經丟失了。但所有人都希望，這些信件會被交還。

註十一：同一段落〔關於那些信件〕第 61 頁。

斯瓦米君在每封信中，都要求我為他作眾多服務。我寄給他大量書籍、供那些新廟用的神像、密當嘎鼓(mrdangas)和其他樂器等等。我也尋找特別的藥物，聖泥(tilaka)，和他想要的其他東西。有一段時間，我每個月寄給他十公斤瑪圖茹阿的 pera 甜品，那是他喜愛的甜品。我們多次以航運發貨，其中包括大量貨物 — 先由火車運到喝瓦車站，再以貨輪運到美國。我從很多地方發貨，包括納瓦島，但大多數寄自瑪圖茹阿和德里。我們這裡仍有保存部份的貨運收據。(詳見文件 A 及 B)

註十二：同一段落〔聖帕爾佈帕於 1967 年 7 月 19 日從紐約寄來的信〕第 55 頁。

.....”我在 22 號星期六乘印度航空離開紐約，於 24 號星期一早上 7:30 抵達新德里 Palam 機場。若你在屆時之前收到這個通知，可以在那裡接我便最好。我希望儘快跟你見面。跟你感情深厚的 A.C.巴克替維丹塔·斯瓦米。”

註十三：〔他們悠長的關係〕的弔唁信。第 39 至 40 頁。

.....”傳教活動也總算進行得很好。我很有興趣知道你們正在成立甚麼組織。我會全力協助你們處理此事，因為我是一個積極的人，我不喜歡破壞性的做法。

美國人在瑪亞普爾聖地進行靈唱，這是聖帕爾佈帕和聖巴克替文耨的欲望，現在時機來臨了。可惜那些插手瑪亞普爾事務的人，視之為自己的資產。這段日子以來，其他人都被禁制探訪

那個地方。聖凱莎瓦經常跟這些背叛靈性導師的人(guru-tyagis)和享用靈性導師資產的人(guru-bhogis)硬拚。無論如何，他去年提過會在瑪亞普爾聖地為我安排五公頃土地。你當時也在場，若你協助我這件事，我打算在瑪亞普爾興建一間修院(asrama)。美國的男孩女孩可以到此探訪和居住，接受適當的訓練。只要我們通力合作，傳教活動便可以好好地進行。因此，我熱切要知道你的組織細節。”.....

註十四：同一段落。1968 年聖帕爾佈帕在西雅圖講課的默寫。〔他們悠長的關係〕“附註”第 41 頁。

“附註：若你有任何聖瑪哈茹阿取的好照片，請你寄給我。我會把它做成一幅真人大小的油畫，跟聖帕爾佈帕的照片放在一起。我會把它放在我主要的中心內，尤其是紐約、荷里活、倫敦等。”

註十五：〔與聖帕爾佈帕對話〕第 36 冊。1977 年 10 月 8 日在印度溫達文的房中對話。

坦矛·奎師那·哥斯瓦米(Tamala Krsna Gosvami): “.....你還想見甚麼人呢? 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 對，我們去了見他，向他請教必要的儀式，他也指示了我們。我派了巴克替差茹·瑪哈茹阿取(Bhakti-caru Maharaja)和巴克替-沛爾姆·瑪哈茹阿取(Bhakti-prema Maharaja)過去。他們寫下了一切。但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非常關心，他說他儘量明天過來見你。那樣很好。不是嗎? 這樣可以召來奎師那達薩。任何時間嗎? 好吧。他住在茹阿坦聖湖嗎? 我們會去問。他是否住在這裡的高迪亞廟呢?

帕爾佈帕: 唔。

坦矛·奎師那: 他是的。在溫達文。好吧。

帕爾佈帕: 只要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來到，一切便好辦了。

坦矛·奎師那: 那麼，若我請來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是否還要叫奎師那達薩呢?

帕爾佈帕: 他可以安排。

坦矛·奎師那: 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對了。事實上，他也想辦這件事。他不只給我們指示，他也想參與。因此，我請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來，這比叫奎師那達薩來更好吧? 好吧。我明早給他派一輛車過去。他說他想明天過來，所以我會派一輛車過去並說: “帕爾佈帕有請，若你方便的話，請你今早過來。” 那樣好不好呢? Jaya 聖帕爾佈帕!

(停止)

帕爾佈帕(孟加拉語): 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他明天會過來嗎?

坦矛·奎師那: 他會來的，若我們.....他可否今晚過來呢? 你覺得太遲了嗎?

巴克替差茹: 若我們去接他過來，我想他會過來的。

坦矛·奎師那: 若我們現在坐車過去，巴克替差茹現在便坐車過去，他可能今晚就來，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

帕爾佈帕: 唔。繼續靈唱吧。

註十六: 薩斯瓦茹柏的著作 — 〔聖帕爾佈帕的逍遙甘露(Srila Prabhupada Lilamrta)〕，未經編輯的初版，第六冊 — [統一兩個世界 Uniting Two Worlds] [環遊世界/返回溫達文(Around

the World/Return to Vrndavana)](1975-1977) [奎師那的精銳部隊 Krsna's Great Soldier]第 399 至 401 頁。

〔坦矛·奎師那·哥斯瓦米的日記(Diary of Tamala Krsna Goswami)〕。(未經編輯的初版)原稿的油印復本: 由巴克替差茹翻譯, 原文為孟加拉語。

1977 年 10 月 8 日聖帕爾佈帕和聖拿茹阿言的房中對話, 孟加拉語錄音帶來自巴克替維丹塔庫爾存。

詳盡英語翻譯快將出版。

註十七: 1977 年 10 月 8 日在溫達文的孟加拉語對話[來自巴克替維丹塔庫爾存, 孟加拉語原聲錄音由巴克替維丹塔·瑪達瓦·瑪哈茹阿取、貞守生奎師那·刊替達薩和攤莫·差誇瓦爾特亞(Bhaktivedanta Madhava Maharaja, Krsna Kanthidasa brahmachari 和 Tanmoy Chakravarty)翻譯]

聖帕爾佈帕: 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 他明天會來嗎?

坦矛·奎師那: 他會來的, 若我們.....(跟其他人商量)。若我們去接他, 他也許今晚就過來。

聖帕爾佈帕: 唔。

坦矛·奎師那: 若我們現在坐車過去。巴克替差茹現在就坐車過去, 瑪哈茹阿取也許今晚就過來。

(有人開始唱頌 govindam adi purusam.....)

坦矛·奎師那: 對, 聖帕爾佈帕。我們要開一點風扇嗎? 只是一點點,

(與聖拿茹阿言的對話開始)

聖帕爾佈帕: 帕爾佈帕(聖薩茹阿斯瓦緹)有一個欲望, 想要向全世界傳教—歐洲、美國...我努力實現他的欲望。現在我們該一起傳教。

聖拿茹阿言: 對。

聖帕爾佈帕: 我們從經驗得知, 若我們同心協力, 在世界各地(prithvi te ache)傳揚瑪哈帕爾佈的使命(akara matha)是大有可能的。我已盡我所能貢獻至此。

聖拿茹阿言: 唔。

聖帕爾佈帕: 我希望我的神兄弟原諒我的冒犯.....傳教的時候, 我們多次互唱反調, 或互相打斷對方的哲學論點。這種事情時有發生, 請你請求我的神兄弟原諒我的冒犯....(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好吧。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無論你有甚麼命令, 我也會全然接受。我視你為我的靈性導師。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這件事已經做得相當漂亮。這是正確的做法。你提出的這些觀點很好, 這樣, 每個人也該通力合作, 保護你在西方國家建立的瑪哈帕爾佈的使命。雖然你已教導他們, 然而, 將來若每個人也幫助他們, 便能在地球上確立一個美妙的運動。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我帶來了這些化外之民(mlecchas)和外國人(yavanas)。接納那些被遣送到我這裡的人, 看他們是否符合資格, 我嘗試教育他們, 只為讓事情繼續。他們按自己的能力學習。眾志成城。已有足夠的土地, 很大的廟宇, 充裕的資金...(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對每個人來說, 協辦此事是義不容辭的。若他們都能謙卑和嘗試跟每個人合作,

彼此之間和跟其他偉大奉獻者合作，一切便會更好。我會盡力協助。不論何時，不論何事，若他們有所求，我也會盡我所能幫助他們。不論他們何時找我，不論他們需要甚麼忠告，不論他們想我去甚麼地方，雖然我資格有限，我也會盡我所能，嘗試幫助他們。

聖帕爾佈帕: 我有任何神兄弟現時正在溫達文嗎?

聖拿茹阿言: 有的。

聖帕爾佈帕: 誰?

聖拿茹阿言: 文·瑪哈茹阿取(Van Maharaja)也許在此，還有采坦亞·高迪亞廟(Caitanya Gaudiya Matha)的印都柏帝。

聖帕爾佈帕: 還有其他嗎?

聖拿茹阿言: 現在只得這兩位。

聖帕爾佈帕: 誰是印都柏帝呢?

聖拿茹阿言: 印都柏帝，他常來這裡。

巴克替差茹: 是來自瑪達瓦·瑪哈茹阿取的廟嗎?

聖拿茹阿言: 對。再沒有其他人在此了。

聖帕爾佈帕: 請你叫他們兩位過來，溫瑪哈茹阿取和印都柏帝。

聖拿茹阿言: 你這個建議很好。

聖帕爾佈帕: 請坐下。他們會叫他們過來。

聖拿茹阿言: 好吧。

聖帕爾佈帕: 這種論點的終止時有發生....

聖拿茹阿言: 對這種可觀的世界性使命而言，這是無關重要的事。周遭一點小事不會有甚麼後果。你已為全世界的福祉，做了這個美妙的傳教工作，不求私利。你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奎師那的愛心服務，為了普及地賜福所有人。

聖帕爾佈帕: 這全因你的祝福。

聖拿茹阿言: 你已做得很好。必須妥善照料和繼續這個使命，要看見它有熟練的管理。

聖帕爾佈帕: 請你指導他們辦這件事，我無法說話。

聖拿茹阿言: 好吧，請休息吧。

聖帕爾佈帕: 請多坐一會吧。

聖拿茹阿言: 好吧。我在這裡。

聖帕爾佈帕: 你健康狀況好嗎?

聖拿茹阿言: 好的。請你常惦記著奎師那吧。這些全是很有資格的人，他們定會好好管理。

聖帕爾佈帕: 瑪亞普爾有些問題(混亂)。

聖拿茹阿言: 那些全會被搞定。那些惡徒(gundas)為了他們自私的動機而生事。一切也會安好。凡事總會有點障礙。

聖帕爾佈帕: 有二萬人參加那個集會。你有否聽到甚麼呢?

聖拿茹阿言: 有的，我聽到一些事，真叫人心痛。那些共產黨做的好事。他們完全不公正。現在請你放開一切，心平氣和地念記聖茹阿姐奎師那和祂們甜美的逍遙時光。你的人會料理那些要務。只要藉著至尊主奎師那的意願，一切也會安好。完全不必多想。

聖帕爾佈帕: 唔。

聖拿茹阿言: 你不要掛慮。

聖帕爾佈帕: 你對我有感情嗎?[這是印度人示愛的方式.]

聖拿茹阿言: 感情! 我視你為我的靈性導師, 何況是感情。

聖帕爾佈帕: 我知道。因此我乞求你原諒我的冒犯。

聖拿茹阿言: 請你原諒我的冒犯。這樣我們的智慧才能專注於奎師那的蓮花足。請賜我們這個祝福。

聖帕爾佈帕: 在那裡.....

聖拿茹阿言: 他去了孟加拉。

聖帕爾佈帕: 他甚麼時間去的呢?

聖拿茹阿言: 他一個月前去的。色薩跟我一起來謹見你。他為你做了一些服務。

聖帕爾佈帕: 貞守生嗎?

聖拿茹阿言: 對, 色薩。他偶爾也為你煮食。

(聖拿茹阿言以印度語向其他奉獻者說: 當斯瓦米君在瑪圖茹阿的時候, 色薩會為他煮食。)

聖帕爾佈帕: 坦矛在那裡呢?

奉獻者: 他剛來, 聖帕爾佈帕。他在另一個房間。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對, 我也看見。你從海外回到巴爾取真好。

聖帕爾佈帕: 他們想我留在那裡, 但我說: “不, 我的健康狀況不適宜再遠行。

[坦矛·奎師那進入房間。]

聖帕爾佈帕: 你有否請示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呢?

坦矛·奎師那: 有的。今天早上, 巴克替差茹·斯瓦米、巴克替沛爾姆·斯瓦米和施茹依達瓦·斯瓦米(Sridhara Swami)去過見他, 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也描述了典禮。

聖拿茹阿言: 我已告訴他們一切要辦的事。我說: “不論你何時需要我, 我也會來這裡。”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當你從右邊走進閘門?

坦矛·奎師那: 在入口左邊。走進來的時候, 望向神像。換言之, 當你走進廟內, 有一大片開放的.....

聖帕爾佈帕: 你一定要在我的身體周圍放鹽。

聖拿茹阿言: 我已向他們解釋一切。

坦矛·奎師那: 是跟瓦亞薩座(Vyasaana)在同一邊。

聖帕爾佈帕: 該放一些花朵在瑪亞普爾。

聖拿茹阿言: 我已命他們留起一些花朵, 不論你喜歡那個位置, 都可以用那些花朵...

聖帕爾佈帕: 你要在那裡。

聖拿茹阿言: 對, 我會在那裡。

坦矛·奎師那: 聖帕爾佈帕, 他已詳細地描述整個典禮。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 色薩有否接受啟迪?

聖拿茹阿言: 不。他仍是貞守生。

聖拿茹阿言: 你已經完成一切職責。你畢生已經實踐一切。不需再為任何事情操心。僅是惦記著聖茹阿妲·奎師那的蓮花足吧。

聖帕爾佈帕: 只有藉著祂們的祝福。

聖拿茹阿言: 對, 你已經做妥一切。沒有未了之事。

聖帕爾佈帕: 唔。

聖拿茹阿言: 只有一件事。該要告訴他們, 不要為了一己私利彼此爭執。他們該通力合作,

傳揚你的使命。

聖帕爾佈帕: 你們互相之間不要爭執。我已向你表明我的意願。執行那.....今天是否艾卡達薩禁食日(Ekadasi)?

聖拿茹阿言: 對。今天是艾卡達薩禁食日。

聖帕爾佈帕: 為瑪哈帕爾佈所做的服務情況如何?

聖拿茹阿言: 唔。

聖帕爾佈帕: 佔西那一個(神像)。現在祂在你那裡。

聖拿茹阿言: 對。你的瑪哈帕爾佈在我那裡，(我們)以深厚的感情繼續好好服務祂。

聖帕爾佈帕: 最初我嘗試在佔西做點事，但奎師那有更大的計劃。我們現在得到多處地方。

聖拿茹阿言: 為什麼你會局限於佔西? 奎師那要你到處傳教。

聖帕爾佈帕: 我想好像一個沒有資產(niskincana)偉大奉獻者那樣在溫達文生活，但奎師那激勵我在七十高齡，口袋裡只有四十個盧比的情況下走出去傳教。傳教活動後來發展得很好。

聖拿茹阿言: 對，你得到聖茹柏哥斯瓦米的特別恩慈，也有聖茹阿妲和達莫達爾的恩慈。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你身體那裡覺得痛嗎?

聖帕爾佈帕: 非常非常....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對奉獻者說)若他覺得口渴，便給他濯足聖水(caranamrta)，放些茶拉葉在他頭下。

聖帕爾佈帕: Yei bhaje sei bado.....“崇拜奎師那的人是德高望重的.....”

聖拿茹阿言: 唔。Sei bado。“他是德高望重的。”

聖帕爾佈帕: Abhakta hina char。“非奉獻者是低級和可惡的。”

聖拿茹阿言: Char。“可惡的。”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他們很幸運。若對主哈瑞的愛心是一心一意，那麼，即使他有任何過失，“api cet suduracaru bhajate mam ananya bhak, sadhur eva sa mantavya samyak vyavasthito hi sa”這是原則。

[印都柏帝進入房間]

印都柏帝: 哈瑞 奎師那。

聖拿茹阿言: 請過來。溫瑪哈茹阿取也有來嗎?

印都柏帝: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印都柏帝來了。

聖帕爾佈帕: 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應我所求請你過來。我正在對拿茹阿言·瑪哈茹阿取說，我乞求你的原諒.....

印都柏帝: 唔。

聖拿茹阿言: [輕聲地對印都柏帝說話] 瑪哈茹阿取說話有點困難，我會告訴你。

聖帕爾佈帕: 我乞求你原諒我所作的冒犯。我不想冒犯任何人。傳教的時候，我們偶爾會打斷彼此的論點。

聖拿茹阿言: [他溫婉地向印都柏帝解釋聖帕爾佈帕的欲望。]

聖帕爾佈帕: 你會原諒我嗎?

聖拿茹阿言: [對印都柏帝] 你會嗎?

聖拿茹阿言: (對聖帕爾佈帕說) 瑪哈茹阿取，你沒有作任何的冒犯。請憐憫我們，你沒有作任何冒犯。

聖帕爾佈帕: (無法聽到)

聖拿茹阿言: 若任何人認為你作了冒犯，他本人也犯了過失。

聖帕爾佈帕: 唔?

聖拿茹阿言: [他溫婉地向印都柏帝講述聖帕爾佈帕的事。] 他剛從倫敦回來。

聖帕爾佈帕: 他們已經安排了巡迴世界的節目，但我必須回來...

聖拿茹阿言: 我會把你的希望，告訴聖帕爾佈帕(薩茹阿斯瓦緹)不在這裡的門徒。每個人都該儘力幫忙，也為他們(你的門徒)提供所需指引，這樣他們便能妥善管理。請別再為任何事情操心。僅是惦記著聖茹阿妲-奎師那的蓮花足吧。

聖帕爾佈帕: 請指導他們正確地安排慶典，對哥斯瓦米作適當的報施.....

聖拿茹阿言: [對巴克替差茹] 你是否明白他說甚麼?

巴克替差茹: 是的。 [他溫婉地回答聖拿茹阿言。]

聖拿茹阿言: 我有一個特別的請求。請別再為這些事情操心。他們有資格，他們也知道你的欲望。現在僅是惦記奎師那吧。一切會有妥善安排。你已令整個世界在奎師那的聖名中起舞。

聖拿茹阿言: 現在我要離去。

聖帕爾佈帕: 請先享用祭餘。

聖拿茹阿言: 好吧，我會。

巴克替差茹: 聖帕爾佈帕，這個我會安排。

(聖拿茹阿言離去)